

p.28

全球部落誌
Riddu Riddu 音樂節
我的藝術，我的語言

p.50

飛魚嚮導
巴斯達隘Pasta'ay
十年大祭

p.65

Pulima 焦點藝文
澳洲提維群島B2M樂團
等待，然後前行

異鄉人

Vol. 15

世界

o loma no adingo

靈 魂 在
的 所 在
HOME, WHERE THE SPIRITS DWELL



11.05 2016

02.05 2017

高雄市立美術館
Kaohsiung Museum of Fine Arts

國際論壇 / PULIMA FORUM

2016.11.06 高美館演講廳
Auditorium, KMFA

Organized by the Indigenous Peoples Cultural Foundation and the Kaohsiung Museum of Fine Arts
Supported by the Bureau of Cultural Affairs, 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
Appointed Deformaldehyde Coating Sponsor: HOPAX Appointed Projector Sponsor: Epson

邀請新喀里多尼亞的藝術家尼古拉·莫雷 (Molé Nicolas, Pierre - Emmanuel)
及其義大利籍助理Molten Mariana來台現地製作



2016 PULIMA
ART award

www.pulima.com.tw



遷徙之歌，我們傳唱……

因為天災、環境、政治和生存等的各種因素，原住民族面臨了無數次的遷徙。每一次的遷徙，都是一次告別，卻也是一次重生，因為在出發前，族人必須盤點：要帶走什麼？

必須規劃要有什麼樣的未來？那麼，連根拔起的時刻，其實也是開疆闢土的時刻，回顧與前瞻總是同時發生；傳統與創新猶如一體的兩面。

這些年來，由於氣候變遷等因素，使得部落的遷移顯得益為頻繁，加上現代生活難免要將以往不必擔心的課程列入考量，如就學、就業等，這使得原住民族遷徙的課題更為複雜，不諱言，徬徨、猶疑甚至紛爭也更多。

每每看到有關遷村造成部落情緒低落或是意見分歧時，父親總會說，對原住民族來說，「遷徙並不特別啊，我們一路走來，就是不斷在移動中的呀…」

記得父親說過一個故事，有一次大規模遷村，除了族人與物件之外，牛羊豬雞等牲口也得一起移動。行經某個山坳時，有一隻牛腳滑不慎摔落山谷而亡，大家看了覺得好可惜，因此整個部落翻山越嶺到了那個山谷，然後把牛烹烤後，盡食而去。

族人處理這隻牛的態度，似乎是部落面對遷徙時心情的某種隱喻。在變動中不遺漏、不放棄，但也隨著變動做出必要的調整，並且，自然而然地在不同的景況中，迎接並安享新的生活。因為這樣的生活與生命觀，使得遷徙不再是分散、不再是外在環境的失去，而是凝聚、是內在靈魂的重建。

部落在遷徙的過程中，或許會有立場與利益的扞格之處、會有人性的掙扎，但我卻樂觀地看到：因為遷徙，部落不得不去思考自身存在的價值、不得不去做選擇，也不得不去對話，於是，新的可能性就此產生了。

從本期封面故事所訪問的魯凱族好茶部落、排灣族牡丹社群、泰雅族馬里光、基那吉兩大社群反興建高台水庫，以及因為歷史文化因素，在自己的土地上尋找正名的西拉雅族等事例，我們確實看到了遷移的創造性破壞或是破壞性創造，所帶來的能量與力量。

遷徙是人的故事，正是因為有遷徙，部落的故事才得以一直傳唱下去。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執行長

拉娃谷偉



04

alang 異鄉人

06

走回日夜思念的永恆家鄉
消失的國度 雲豹的故鄉

12

用愛的筆墨 記錄水世界下的故事
水底下被時光封存的部落

18

尖石高台 即將消失的國度
山林河川所聯繫的生命經驗

24

西拉雅 日出部落的美麗與哀愁
找到回家的路

01

遷徙之歌，我們傳唱……

28

Riddu Riddu 音樂節 我的藝術，我的語言
用藝術改變世界

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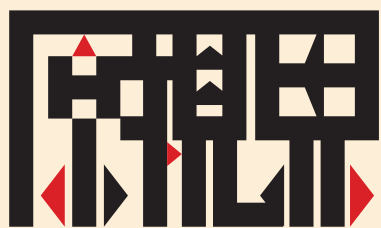
讓孩子孕育出族群的古老靈魂
民族實驗學校
等待發芽的夢想

36

文物返還特展 勾勒原住民族脈絡史觀
國立原住民族博物館設置的省思

40

niaput 戴著花環的人們
下賓朗部落特展 卑南之美美不勝收



Vol. 15

TITV 雙月刊 2016 December

發行單位：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發行人：卜袞·伊斯瑪哈單·伊斯立端

總編輯：拉娃谷倖

副總編輯：Doyu·Masao

統籌：莊哲人

編輯執行：曾瓊慧、賴星羽

美術統籌：賴星羽

地址：11573臺北市南港區重陽路120號5樓

電話：02-2788-1600 / 0800-581-600

傳真：02-2788-1500

E-mail：ipcfservice@mail.ipcf.org.tw

定價：新台幣100元整

媽mami呀

工作現場

palalan 打開思路

Pulima焦點藝文

米夯夯

飛魚嚮導

影像
spotlight

新聞觀點

節目表

katapa'ay紅糯米

天神的禮物 太陽的米

耀眼奪金 鐘響雲霄

金鐘特輯

為了族語發聲 素人站上主舞台

賽德克族語主播 Iwan Nawe 李芳芳

澳洲提維群島B2M樂團 等待，然後前行
樂團、音樂廠牌、巡演公司三方協力

以藝術創作體現生命經驗
2016 Pulima藝術獎

臺紐共製舞作《在一起2 Gather》
蒂摩爾古薪舞集X黑色優雅
彼此傾聽，讚揚差異

第二季Vulayan圓夢舞台
素人開唱 來自土地的歌聲

巴斯達隘Pasta'ay十年大祭
和平共處 尊重了解

煙起，裊裊 那就是家的方向
pucevuljan

生命的搖籃——家



編輯製作：今周刊代編部

統籌：羅景馨

文編：梁雯晶、鄧明珩、楊凱婷

美編：豐子娜

地址：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一段96號8樓

電話：02-2581-6196#336

傳真：02-2531-6433

封面圖片：劉德媛

歡迎訂閱《原視界TITV雙月刊》

僅付郵資，即可每期準時收到《原視界TITV雙月刊》

訂閱方法：請註明收件者姓名、郵寄地址、連絡電話、訂閱起訖年份月份，連同郵政劃撥收據(依訂閱期數計算郵資)，郵寄、傳真或EMAIL至原文會「原視界訂閱服務收」。即完成訂閱流程！

郵資計算方法：1本15元，2本30元…以此類推。

郵政劃撥

帳號：50135113 戶名：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未經本公司書面同意，請勿轉載。

雜誌內所有言論與撰述，均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中華郵政臺北雜字第2064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ISSN：2313-111X

異

鄉

人
a
l
a
n
s



穿越洪荒，撿拾散落一地的光景，
在生起的柴火前，聆聽祖先們的吟唱，老人家的述說，
那些我們走過的痕跡、來到這裡的故事。
曾幾何時，我們離開孕育生命及靈魂的地方，成為遷徙流離的異鄉人。

魯凱族人在淹沒的土石坍方中，溯溪登山，一步一步地走回永恆家園；
排灣族人用繪本、寫作，一字一字地記錄被封存在水庫底下的部落；
泰雅族人以流域為社群組成聯盟，共同反對所生長的山林河川再度受到破壞；
被歷史遺忘的西拉雅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努力尋求身分及文化的正名。

從家鄉到異鄉，異鄉再成為家鄉，
沿著生命開始的地方，我們出發。

alang，賽德克族語，家鄉、部落之意。

消失的國度 雲豹的故鄉

走回日夜思念的 永恆家鄉

文／鄒明珩 圖／林宜賢、奧威尼·卡勒盛提供 採訪協助／奧威尼·卡勒盛

「舊好茶是我們永遠的家，再辛苦還是要回去。」奧崙尼·卡勒盛望著布滿碎石的河道堅定地說。民國67年，位於北大武山的舊好茶（古茶布安）魯凱族人因為地理位置險峻，社會資源取得不易，而遷徙至南隘寮溪旁的新好茶。莫拉克颱風來襲，在一夜之間埋沒整個新好茶部落，連帶將回舊好茶的道路沖毀，族人再次遷移至禮納里部落。在一次又一次的遷移中，族人始終沒有忘記深藏於雲霧繚繞中的家園，那是他們日夜思念的永恆家鄉。



車子行進台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後，沿著蜿蜒的道路一路駛向深處，四周一片安靜，兩旁的雜草也越來越高，接著在一大塊碎石前停下來，「接下來只能用走的了」奧歲尼笑著說。

奧歲尼邁著穩健的腳步，穿過高於人的雜草叢以及布滿碎石的道路，一面回頭問：「會不會累？需要休息嗎？」望著他大開腳步的背影很難相信眼前的人已是個七旬的「老人家」。走著走著，終於到真正可以稱作回家的起始點——南隘寮溪河道口，湍急的河水挾帶著砂石波濤洶湧，「從這裡開始，我們要穿過這條河，一路向上爬，大概2小時會到達被淹沒的新好茶，接著還要再走8個小時左右才能到達舊好茶，這是一條不容易的回家之路。」奧歲尼指著已不可見道路的前方仔細地說明。

窮極一生 尋覓真正的獵人精神

「儘管我已經70歲了，我還是不停尋覓著真正的獵人精神。」作為部落的說史者，奧歲尼表示身在這個職位，除了必須牢記所有的部落倫理、社會結構、生活習俗、祭祖程序、判斷時節的能力外，更要有公義的態度。在紀錄史實時，應將真實的情況呈現出來，不能因自己受到不同的待遇，講出不同的評論，而這也與魯凱族的獵人精神不謀而合。奧歲尼家族為部落最古老的家族之一，因此也負擔著傳承部落知識及精神給下一代的使命，並且不斷提醒後輩要時時反省、修正自己的錯誤。對於奧歲尼而言，他所得到的知識、對於自我身分的認同，皆是「家」——位於北大武山上的舊好茶所賦與的。

奧歲尼回憶起在舊好茶的生活記憶，時空彷彿也跟著回到了民國40年8月，當時他大約7、8歲，部落正在舉行一年一度的獵



已年屆七旬的奧歲尼，每年仍然堅持涉水爬山走回位於北大武山上的舊好茶。



人祭，作為部落祭司的父親帶著他，第一次來到野地中的獵人祭場。

部落的老人燒著煙火，帶著這些獵人一同祭祖，「啊！親愛的祖先們，我們一年一度在這裡與禰相遇，請禰祝福年輕一輩的他們，一生不管是做農、做學問或是學習人生道理，都要像獵人一般堅強、勇敢、主動積極，不做讓人羞愧的事。」儀式完成之後，槍聲四起，撼動著整個山林。接著部落的老人把獻祭的小米分配給大家，當作是獵物讓這些年輕獵人帶回家，而那一年的記憶也深深地感動著他，直到今天他仍然記得當時與祖先立下



即使回家之路崎嶇難行，對於好茶族人來說，回家是他們永遠嚮往的依歸。

的誓約：「永遠為雲豹勇往直前。」

充滿血淚的遷徙之路

然而，這樣一個祖先揀選的美好家園，卻不敵文明與資本主義社會的影響，位在霧臺鄉深處的舊好茶，因為路途遙遠，無論是醫療、孩子的教育，或是就業工作機會都面臨很大的問題。於是在政府的建議之下，民國67年，族人從舊好茶部落遷移至山腳下南隘寮溪旁的新好茶。

在這個過程中，部落族人也面臨極大的掙扎，老一輩的族人，包括從小在舊好茶長成的奧威尼，都深信舊好茶雖地理位置險峻，但是為祖先揀選的地方，保護他們不受侵害，而新好茶的位置卻是在祖先所認為的危險處——河床地，如果將家園蓋在此處，極有可能因為天災而發生他們不敢想像的危險。

祖先的話是正確的，位於河床旁的部落雖地勢平坦、接近平地，但該處屬於行水區沖積地，只要每逢雨季或颱風侵襲，

容易發生土石流災害，接連幾次重大強颱來襲造成新好茶損失慘重，民國98年的莫拉克颱風重創臺灣，更讓遷村不過30年的新好茶部落，在一夜之間慘遭土石流淹蓋完全滅村。

雖然在莫拉克造成災害之前，部落及政府早已預警，考慮到颱風強度可能對生命安全造成威脅，因此提早讓族人先行撤出部落，而沒有造成人員死傷。但是對於好茶族人而言，這一次卻真正地完全失去家園，他們無處可歸，辛苦建立的家園埋入土地深處，連要回舊好茶的路段也被破壞，「大概有3年的時間我們回家的道路完全不能走，整整3年不能回家呀！」奧威尼回想起當時的情況，仍有些傷感地說道。





1	2	4	5
3			

圖1：通往舊好茶的道路完全被土石流沖毀。

圖2：舊好茶仍保留石板屋聚落。

圖3：回家之路充滿破碎的石礫。

圖4至5：被土石流淹沒的新好茶教堂。

風災帶走的不僅是物質上的財產，更帶走了那些以時間歲月累積起來的珍貴回憶。好茶族人再度被迫遷村到瑪家鄉的禮納里永久屋，離開廣闊的山野林地，來到如「甜不辣」一樣大的區塊，族人心中的失落與鬱悶可想而知，但身上流著獵人勇敢堅毅血液的奧崴尼，收起失去家園的悲傷，安慰傷心欲絕的族人們：「不要流淚，雖然家不見了，可是只要生命能夠不消失，還是有希望！」

入住暫時的永久屋 心繫永恆家園

在政府及世界展望會的協助下，好茶部落與同樣因莫拉克風災被滅村的大社部落、瑪家部落一同搬進禮納里永久屋。一棟棟的小木屋坐落在整齊規劃的社區街道上，每棟屋子前面規劃有小庭院，有些人會擺放室外桌椅、陽傘、盆栽等，營造出一片美麗悠閒的氣氛，甚至被觀光客認為媲美南法的普羅旺斯。而好茶部落也於去年在禮納里重新舉辦了魯凱族重要的祭典——收穫祭，這一切看起來都很美好，族人的心境似乎也把這個異鄉看成是自己的家鄉。

然而奧崴尼表示，對於好茶的魯凱族人來說，舊好茶才是永恆的家

園，無論是過去因為經濟、教育資源缺乏而遷村至新好茶，抑或是現在因天災搬遷進禮納里永久屋，都只是「路過」；而收穫祭的意義在於透過祭拜，與祖先交流，告訴祖先：「禱的子孫在這裡活著，而且很幸福。」這樣的心境，是無論在何處祭拜，都不會改變。

現在，因為莫拉克颱風的侵襲，使得前往新好茶及舊好茶的南隘寮溪水更加湍急，族人回家不僅要穿過溪流，更要在布滿石塊的河道上小心翼翼地往上游溯溪直行，被土石流淹沒的新好茶一年比一年埋得更深，原先還有露出十字架的教堂也漸漸地被土石掩蓋，在不久之後，新好茶將會完完全全地被埋沒在這片石礫下。

沿著新好茶再往上前進舊好茶，路段更是驚險，無支點的碎石地、需透過繩索輔助才能通過的大崩壁，他們鑿路架繩索，奧崴尼及族人一步一步地「走」出回家的路。這條路的艱辛程度非常人可想像，但是，對家鄉的思念，卻足以讓他們忘卻回家的辛苦。奧崴尼說，每一年他總是會趁著天氣好的時候，跋山涉水回家，在山裡寫作，回想小時候的回憶，沉澱心靈與祖先交流，因為這裡才是最舒適的永恆家園。

去年，舊好茶石板屋遺跡獲世界建築文物保護基金會（WMF）登錄世界文化資產，舊好茶珍貴的石板文化及其他魯凱族文物重新獲得重視，各界也開始關注這塊曾經消失的國度，族人走回舊好茶的回家之路也持續地進行。

「我其實不懂，家怎麼能賣呢？」奧崴尼看著眼前的碎石地，回頭問我們。儘管眼前還有許多的困難需要被克服，但奧崴尼以及好茶的族人仍然相信，有一天他們能夠重新回到祖先揀選的永恆之家，而他也期待自己與族人能夠一起找回自己的族群定位，把曾經被遺落的家園重新拾起、活絡起來，並傳承祖先珍貴的文化，讓勇敢、堅毅的雲豹後代在迦南美地再次興耀。❖❖

水底下被時光封存的部落 用愛的筆墨 記錄水世界下的故事

文／楊凱婷 圖／林宜賢 採訪協助／周淑琴

曾經，
汝乃溪與牡丹溪匯流為豐沛的集水區，
吸引牡丹群社的族人自深山遷徙於此建立新聚落，
潺潺的清澈溪流傳來孩子們嬉戲喧鬧的笑聲，
沙沙的金黃稻穗伴隨著排灣族婦女悠揚的歌聲，
這裡是他們最溫暖的家園，光華而永恆。

如今，
一幢幢矮小的紅色屋瓦依偎著雄偉宏大的水泥大壩，
不著痕跡地改變了部落的樣貌，
族人只能透過回憶潛入水世界下的故事，
孩子無法想像水世界下曾瀰漫著隨風搖曳的稻香，
那裡是他們不可復得的家園，安靜而寂寥。



沿著台1線，循著海的氣味切開冬日的一抹陽光，遼闊無邊的潮水拍打出細緻的朵朵浪花，而另一旁則是連綿不斷的蒼鬱山巒。從車城慢慢拐進牡丹鄉，穿梭虱母山與五重溪山，兩座陡峭斷崖夾峙而成的蜿蜒小徑，越過牡丹社事件的紀念碑——石門古戰場，緩緩駛進牡丹鄉，眼前氣勢磅礴的牡丹水庫，曾是安藤部落最溫暖的家園。

為了讓封存於水庫底層的部落重現天日，擔任國小主任的周淑琴憑藉自身的使命感，以愛的筆墨道出牡丹南排灣族群的故事，歷經兩年的時間進行田野調查，爬梳歲月紋理，記錄部落的故事。

用繪本記錄部落 重拾記憶

身兼多職的周淑琴，是熱衷於推動教育的國小主任，也是傳承原鄉的部落記錄者。即使已實現從小立志要當老師的夢想，為了豐富自我，她遠赴美國密西根州羅倫斯科技大學修讀教育學位，又至臺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所碩士班進修。





在屏東僑勇國小，她是講台上認真授課的主任；在臺東大學她是講台下努力抄筆記的學生。在書寫碩士論文的過程中，她從知識文獻上汲取部落的歷史輪廓，也積極拜訪耆老，進行田野口述調查，重新認識與部落的脈絡，並在陳文德與蔡政良兩位教授的指導下，歷時3年完成碩士論文《從稻米收穫祭看排灣族牡丹群社部落的變遷》。

碩士論文完成的那年，周淑琴在部落殺豬宴客，並且複印了60本論文在宴席上發給曾經接受她訪問耆老，她殷切地向他們說：「我把部落的歷史和故事全都記錄在論文裡面了，你們可以好好收藏，未來送給子孫當作傳家寶，世代地傳承下去。」沒想到一位耆老隨手翻了幾頁又闔上並回覆她：「你這個想法是很好，可是這本書的字太多了，我們老人家看得很辛苦。」這番話猶如當頭棒喝，讓周淑琴開始反思如何將大量而艱澀的學術論文轉化為大眾較能接受的方式，讓更多人知道部落的故事，於是她將自己所擅長的文字能力與教育工作結合，濃縮出論文中的精華，發行繪本《水世界下的故事》與小說《佐諾的夏天》。



1		
	2	4
	3	5

圖1：周淑琴站在水庫壩頂旁，回憶埋藏在水庫底下的部落。

圖2至4：安藤部落內充滿排灣族意象的裝飾。

圖5：周淑琴拿著繪本講述安藤部落的故事。



牡丹水庫的美麗與哀愁

《水世界下的故事》一書，透過3個孩童到水庫下悠游探險，意外發現以前安藤部落的環境樣貌，回家詢問vuvu後，才揭開了這個隱藏在水世界底下神秘部落的面紗。

牡丹群社位於距離牡丹水庫15至18公里遠的深山中，由於汝乃溪與牡丹溪交會口匯集大量豐沛水源，適合種稻，進而吸引祖先舉家遷徙，在此安居，其它南排灣部落族人因為見到此地土地豐沃宜人居住，接連遷移至附近，形成安藤部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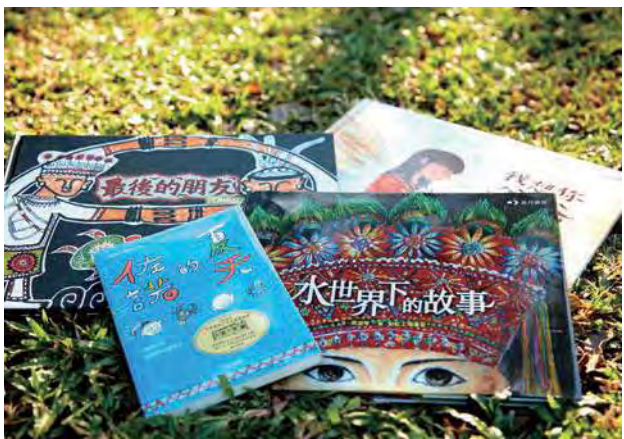
他們在繁星盛開的夜晚，到河邊撿拾石頭作為蓋房子的建材，一磚一瓦堆砌新家園，藉由河水灌溉稻田，在溪流旁洗衣、抓蝦、玩耍，並於每年秋收時節包裹芋粉粽、釀製小米酒、打獵山豬準備豐盛菜餚，以迎接masupadai祭儀（稻米祭），於祭典中感謝祖靈與眾神賦予的豐富收穫，同時也期許明年度在農作、獵場或戰場上能順利平安。

然而在某年春耕時分，族人發現部落內常有陌生面孔來訪，他們拿著工具丈量土地，視察族人的傳統領域，政府要在此闢建水庫的流言也逐漸傳開。當時政府為解決屏南地區民生用水及發展恆春半島觀光事業，決定將牡丹水庫建置於兩溪匯集處，安藤部落部分土地正位於水庫預定地上，即將因為水庫施建而被淹沒。族人歷經多次抗爭與談判，終究不敵政府的強硬態度，被迫離開家園，遷村至牡丹水庫旁形成現今的安藤部落。

民國77年牡丹水庫開始動工，84年正式啟用。「那時我還在念國小，三不五時就會看到鄰居頭綁白布條抗議，族人痛心看著家園一片狼藉，欲哭無淚的惆悵，以及怪手、卡車等大型機具猖狂破壞的景象。當時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族人因為被迫遷村而必需移祖墳，祖墳帶不走的則以火燒為灰燼，於是部落大約有1個月的時間都籠罩在燒屍骨的味道，即使我現在都成為3個孩子的媽媽了，依舊無法忘記那股惆悵而寂寥的味道。」周淑琴回想起當時的情景，仍心有餘悸的說道。

有愛的滋養 記錄部落的故事不再艱困

《水世界下的故事》描述部落民國30至70年代之間所發生的點點滴滴。「水庫下原是綿延地壟的稻田，每一株飽滿梟梟的金黃稻穗，就如同我們祖先們勤奮而謙卑的精神。」周淑琴看著被牡丹水庫覆蓋外露一隅的山頭說。



進行田野調查的過程中，她也憶起兒時於田野蕩漾著稻浪的景象，因而挖掘出南排灣族牡丹群社特有的稻米祭。周淑琴感嘆道，雖然水庫的建置足敷屏東地區用水，卻也因此犧牲了牡丹群社的族人，除了離開家園之外，環境的不變使他們無法繼續種稻，被迫另謀生計改變經濟產業，他們不再透過種稻時以工換工的方式聯繫感情，稻米祭一度中斷，部落的交流不再熱絡，而族人的記憶與故事也一一被封存在水庫底下。

初秋微涼的徐風輕拂著滿水位牡丹水庫，湛藍的水面被吹出一圈圈漣漪，也喚醒被淹沒的記憶。周淑琴站在牡丹水庫的壩頂，像小孩般雀躍地指著下方的溢洪道說：「以前這裡都是稻田，那裡有條小溪流，是我們小孩子免費又刺激的天然『滑水道』。」透過她的描述，穿過眼前這片澄淨的水面與時空，彷彿看到水庫底下被時光靜止的美麗部落。

她秉持「如果現在我不做，以後就沒人會做」的使命感，將艱澀的碩士論文大眾化，以繪本圖像還原當時部落的純樸樣貌，並在書末附上南排灣族語，希望孩子們能從中了解部落的故事，增加母語詞彙的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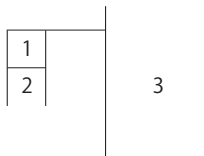


圖1至2：周淑琴持續以寫作的方式紀錄牡丹群社的故事。

圖3：遷村後的安藤部落位於牡丹水庫旁。

用，也希望外界能夠藉由圖文繪本認識南排灣族群的文化。

另一本《佐諾的夏天》同樣是以她的論文作延伸，以小說的形式展現牡丹群社的生活樣貌。小說橫跨30年歷史，濃縮成為主角佐諾的暑假，從佐諾的童年生活中，勾勒出民國30至60年間，水庫下牡丹群社所發生的真實故事，書中附有一片南排灣族歌謠CD，以加深讀者對牡丹群社的認識，本書於103年榮獲年度最佳少年兒童讀物獎。《佐諾的夏天》小說出版那年，周淑琴同樣以殺豬宴客作為慶功，並將小說發送給部落的大人和小孩，結果好多長輩看完都紛紛跑來問她：「我就是佐諾對不對？」、「你這故事就是在寫我對不對？」

達賴喇嘛曾說：「這個世界並不需要更多成功的人，但是迫切需要各式各樣能夠帶來和平的人，能夠療癒人的人，能夠修復的人，會說故事的人，還有懂愛的人。」周淑琴在忙於工作的當下，仍不忘啟程的初衷，即使光陰不復返，她依舊希望藉由文字的力量，帶領讀者共同穿越時光的長河，一起輕撫匆匆流水、一同徜徉在瀾漫稻香的部落，感受牡丹群社的溫暖。她深信，有愛就無礙，所以堅持持續用愛寫作，頌揚部落的故事，並以柔軟的筆觸，道出族人對部落的眷戀，也寫出自己對水世界下的家園思慕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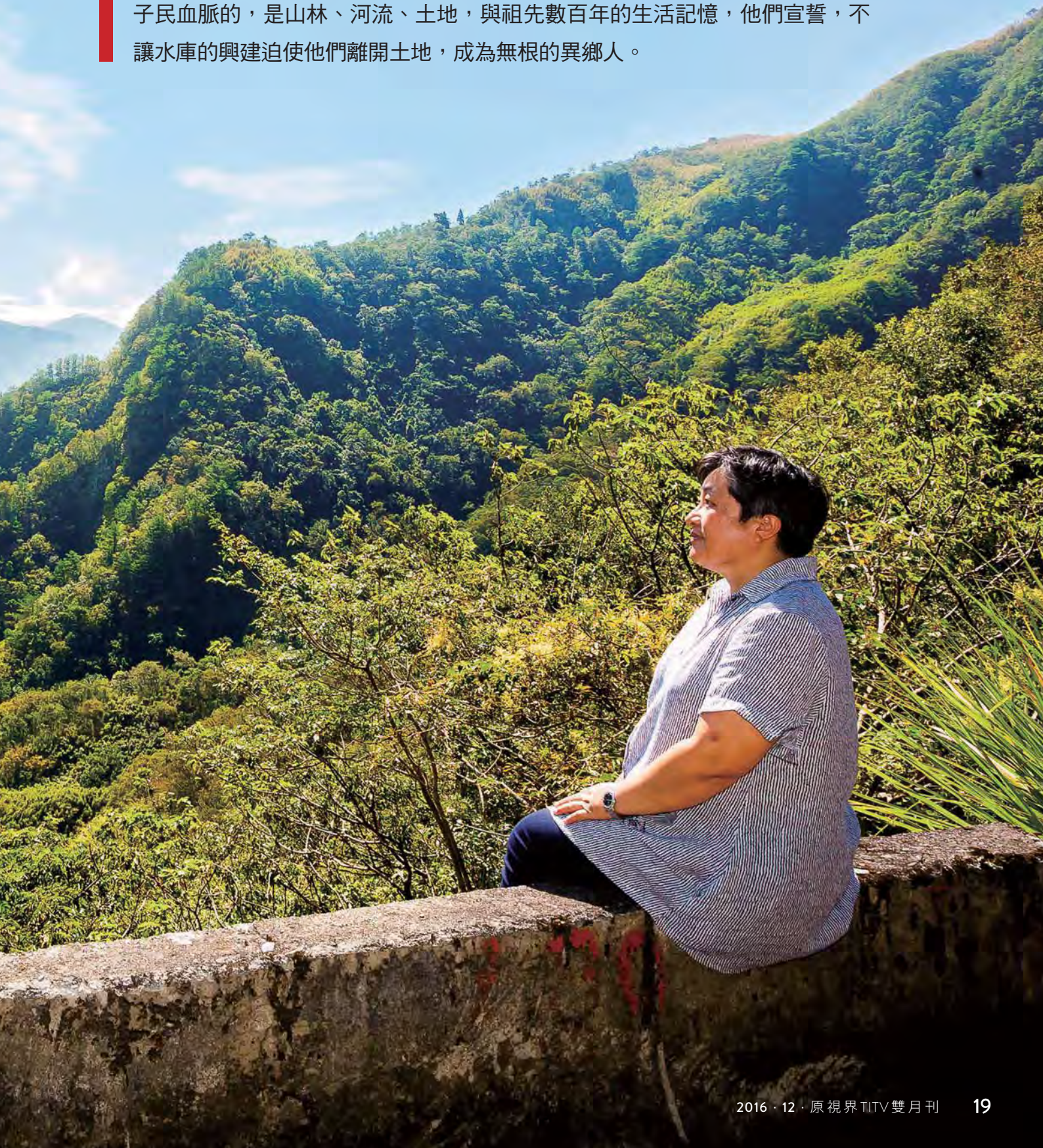
山林河川所聯繫的生命經驗

尖石高台

即將消失的國度

文／梁雯晶 圖／劉德媛、芭翁·都宓提供
採訪協助／芭翁·都宓、臺灣泰雅爾族永續協會

大崙崁溪潺潺行經的流域，是泰雅族人世代居住的家園，他們在此以生命經驗與山林河川交織成綿密的文化脈絡。土地是生命，生命即是土地，聯繫著泰雅子民血脈的，是山林、河流、土地，與祖先數百年的生活記憶，他們宣誓，不讓水庫的興建迫使他們離開土地，成為無根的異鄉人。



60年前，人們興建石門水庫，攔截大料坎溪（大漢溪）水源供給北部民生用水，在興建水庫的同時，也淹沒了世居於當地的6個泰雅族部落，他們被迫遷移，離開祖居地至平地居住，在輾轉流離的過程中，集體共居的模式被打散，部落族人以生命經驗與山林河川交織構築的記憶中斷，曾經所擁有的歷史與文化消弭於無常；60年後，石門水庫淤沙嚴重，人們計畫在石門水庫上游處建造高台水庫，以補足石門水庫的用水不足，並且預定打通大料坎溪右岸的山脈，進行越域引水工程，供給新竹科學園區用水需求。

高台水庫的興建，不僅將會完全淹沒秀巒、田埔二部落，泰崗、錦路、養老、司馬庫斯、鎮西堡、石磊、馬里光、抬耀、新光……等，位於新竹尖石鄉的泰雅族部落，皆會受到沖刷或影響交通出入。這一次，泰雅族人不願讓石門水庫的事件重演，他們決心堅定保衛家園，守護自己的土地。

水庫興建計畫 隨時可能重啟

「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又上來釘了這個。」

秋日陽光燦爛，群山環繞的尖石山系蓊鬱青翠，孕育泰雅族生命的大料坎溪水如白色絲帶，穿越峽谷，潺潺流經。臺灣泰雅爾族永續協會理事長芭翁·都宓站在可眺望水庫預定地的崖邊，看著眼前突然出現的「104年水利署」界樁擔憂地說，深怕這是水庫計畫重啟的開端。

距離族群起抗議高台水庫興建已過了4年。當時尖石鄉馬里光（Mrqwang）與基那吉（Mknazi）兩大泰雅族社群組成聯盟，堅決反對政府欲在兩大社群流域匯集之處高台地區（Tkatay）興建水庫，並進行封山，田埔部落族人自發性組織24小時巡山隊，阻擋任何相關水庫的探勘計畫。在族人強烈的抗議下，政府曾出面說明高台水庫「目前僅是調查規劃，並無興建計畫，尚未取得地方共識之前，並不會貿然推動。」但暫時的歇止並未讓族人安心，擔憂哪一天計畫重啟時，他們將會失去自己的家園。

「這裡沒有文化」 被忽視的影響範圍

「高台水庫興建計畫」評估報告書中，說明水庫的興建僅會影響田埔與秀巒二部落。但在芭翁·都宓及族人的積極調查下，才發現影響範圍不僅如此而已。「當



壩體蓋好放水之後，除了二部落會被淹沒之外，道路也會被淹沒，通往司馬庫斯、鎮西堡、馬里光、抬耀的道路無法行走，族人要如何出入？且兩個社群近幾年來積極發展經濟產業會受到嚴重的影響，這些都沒有被評估進去。目前僅是預定壩體施蓋的位置，還未實際執行，如果執行的過程中有誤差或更動，影響的範圍將會更廣大，甚至水庫蓋好後可能會造成的土質、水域、環境、生態的災害，也沒有妥善加以評估……蓋水庫會帶來的破壞與嚴重性絕對不只是政府輕描淡寫所告訴我們的，一旦貿然執行下去，我們在此長久以來所積累的文化與歷史就會完全消失不見。」



1	2
	3 4

圖1：新竹尖石鄉的山林河川孕育泰雅族人的生命與血脈。

圖2：每逢颱風暴雨，田埔部落的路基便會坍塌，大自然反撲的力量，堅定族人反水庫的決心。

圖3：水利署的界樁重現於部落之中，讓族人擔心水庫計畫可能會重啟。

圖4：芭翁·都宓持續調查泰雅族民族植物與傳統領域，希望將這些資料匯集起來成為孩子的教材。

數百年前，泰雅族祖先從南投出發，翻山越嶺、渡河涉溪，向四處遷徙。祖先循著大料崁溪來到此地，並在此築建家園，「我的阿公、父親，包括我從小都在這塊土地長大，我的家族在此居住可追溯至九代以前；我們的歌謠、傳說都是記錄傳誦著這裡，這裡有我們的生存空間、有我們祖先存在的記憶，祖先的祖墳也在此安眠，但是政府卻跟我們說：『這裡沒有文化。』」這是讓芭翁·都宓最憤慨的一點，政府的調查報告，一筆抹滅了她們家族與族人在此生活數百年

的記憶與歷史。

因此芭翁·都宓帶領協會開始調查高台地區四週的民族植物，以實際的調查數據證明泰雅族的文化與地理環境的生物多樣性，「政府調查報告的數據實在是少的可憐！」她帶著部落的老人家踏查水庫預定地週旁的生態植物，一個白天的時間就記錄下300多種動植物，遠遠超過調查報告僅50多種稀有植物。

如此豐富多元的生態環境，在水庫的環境調查報告中卻看不見，待族人驚覺高台水庫的嚴重性的時候，環評已經通過。「政府曾舉辦說明會，但沒有人通知部落

裡的族人，甚至找無法代表部落整體意見的族人充當出席人數，當我們發現部落中出現許多外來車輛、森林被漆上紅漆代表要砍除時，才驚覺事情的嚴重性。」

為了讓部落族人了解高台水庫的興建計畫，以及興建後可能的影響，芭翁·都宓和部落青年研究水利署所發布的資料，親自多方查證、比對、找尋資料，製作成簡單易懂的投影片，前往各部落向族人說明水庫興建計畫。

基那吉與馬里光社群聯盟 反對水庫興建

泰雅族人習慣沿著河流或支流的水域旁建立部落家園，在共同的社會規範gaga觀念下，各部落對於彼此所轄的流域相互尊重，並以流域作為單位，連結成關係緊密的社群。泰雅族人以llyung（河流）和hbun（河流、溪流交會口）形成部落，數千百年來沿著溪流遷徙發展，特別是以qutux llyung（一個流域）和hbun為部落族人傳統生活空間，對他們而言，山林、河川與土地即是泰雅族人的生命，亦牽動著泰雅族人社會、經濟、教育、政治、環境等整體觀念。新竹、桃園一代的泰雅族人以源流自大霸尖山的大料坎溪（漢語稱為大漢溪，泰雅族語：Gongan）流域，從新竹到桃園劃分為基那吉（Mknazi）、馬里光（Mrqwang）、卡奧灣（Mkgogan）、大料坎（Msbturnux）四大社群。

位於新竹尖石的基那吉與馬里光社群彼此連結性相當密切，屬於同一個共耕共食團體，為了守護部落土地，兩大社群在反水庫之前即有因為反對焚化爐的興建組織起來，體現泰雅族「攻守同盟」（pinhaban）的精神。他們以屬於泰雅族的方式匯集族人意見、凝聚意識、組成聯盟，對於公共事務表達團體決議。

為了告知族人水庫興建的嚴重性，芭翁·都宓連同各部落中生代領袖親自至各部落與部落耆老會談，透過一次又一次的溝通與凝聚共識，最終形成了共同決議，馬里光、基那吉社群組成聯盟站出來反對高台水庫的興建。他們認為，高台水庫的興建無法有效解決石門水庫淤沙及缺水問題，石門水庫的殷鑑在前，並衡量地質、水文、生態、人文的特殊性，山林已無法再承擔大型開發的傷害，堅決反對政府任何可能危及族人傳統生活領域的調查、探勘計畫。

「興建石門水庫不僅讓尖石後山數個部落的族人流離失所，也築建了許多攔沙壩，破壞了山林的生態環境，高台水庫的興建真的能解決淤沙問題嗎？真的符合經濟效益嗎？沒有其它的替代方式嗎？」芭翁·都宓問道。以前老人家看到電視出現河狸（bnquy）時，開心的說以前部落的河床邊也常有這種動物，但是近年來河流邊已再無河狸的蹤跡，她問老人家為什麼現在沒有了，老人家眼光泛淚的說道：「下游的石門水庫和攔沙壩蓋了之後，這些動物就不再出現了。」老人家的一番話深切地驚醒了族人，無論是耆老、青年領袖、年輕人、教會組織，他們聯合起來，堅決守護孕育自己生命的土地。



基那吉與馬里光兩大社群組成聯盟反對水庫的興建。

民族植物調查 建立泰雅族知識系譜

聯盟成功阻擋了焚化爐及水庫的興建，延續聯盟所帶來的效益，臺灣泰雅爾族永續協會承繼後續的人才培養工作，繼續調查民族植物、踏查傳統領域、復興傳統技藝，帶領年輕人了解自己的部落文化。

芭翁·都宓自玉山神學院畢業後，於都市從事幼教工作，某一天她問自己：「為什麼我在這邊帶別人的孩子，不回到我的部落為我們的孩子盡一份心力呢？」因此，她毅然決然回到生養自己的田埔部落，從事族語教學工作、帶領大專生至部落為學童課業輔導，並協助田埔部落成立農業合作社，幫助部落小農產銷新鮮美味的黑柿蕃茄。因為積極參與部落文化事務，於101年擔任新竹縣泰雅爾族部落永續發展協會執行長，爾後再接任臺灣泰雅爾族永續協會理事長。

在反對高台水庫興建時，芭翁·都宓帶領協會站在第一線，與族人一同捍衛自己的家園，為了反駁調查報告否定此處生物多樣性的結論，開啟協會記錄泰雅族民族植物的契機。他們帶領部落耆老以實地踏查、口述的方式記錄水庫預定地週邊植物於泰雅族知識脈絡中的用法、功能及族語名稱。

老人家雙眼清明，靈活的大腦猶如知識寶庫，路邊隨處可見的雜草野花，在他們的眼中是治傷口用的、蓋房子的材料、打獵時使用作為陷阱的、可以吃的、不可以吃的……。也因此才讓他們發現，原來自小長成的土地上，擁有許多寶貴的知識與豐富的動植物，隨著部落老人逐漸凋零，這些珍貴的文化知識正在與時間賽跑，慢慢消逝於泰雅族的文化中。

協會從馬里光、秀巒等高台水庫預定地開始調查，後來逐漸往外擴展，甚至是外縣市泰雅族地區，調查工作也漸漸擴及傳統領域踏查，期待未來能把相關泰雅族傳統知識匯整起來，成為部落小學、幼兒園的民族教材，讓孩子自小便可以了解自己的文化，建立身分認同。

守護所生存的土地

泰雅族人百年來在此安居，以有限度的方式開發耕地，和諧地與自然共處，時代推演，在文明的洪流下，政府以大型機具所進行的「建設」，反而成為打破平衡的推手，「災害往往不是原居地的人帶來的，反而是山下的人帶上來的。」芭翁·都宓感嘆地道：「我們在此生活這麼久，從來沒有崩場地、土石流，但自從珍貴的山林被開發、闢建道路之後，這些年來只要遇到颱風暴雨，自然災害的反撲接二連三的出現。」

「臺灣就這麼小一塊，如果再繼續破壞下去，就沒有了。」她語重心長地說道，對於尖石鄉的泰雅族人而言，反高台水庫不僅僅是為了守護自己的部落家園，他們深切地了解，破壞環境、生態、自然影響所帶來的後果，是所有人要共同承擔的。❖



小構樹 (boliq yungay)，樹皮可用以綁縛小米成束。果實有鉤，雖可食但危險。細枝及葉可餵豬及鹿。



山桐子 (qmciy)，11月份葉子會掉光，果子完全成熟變紅，冬季冬候鳥遷移時的唯一食物。Bgzil白腹鶇、ksepil紅嘴黑鶇、klay lawa'黃腹琉璃等，這類的鳥類都會吃他的果實。



杜虹花 (tapas nogay)，Tapas是泰雅族女性的名字。嫩芽和皮的部分是女孩們的口紅，樹皮具有止血的功能。



臭杏 (yanay kmamah)，泰雅爾族天然的蚊香，用太陽曬乾乾燥後可燒，驅趕蚊蟲。



商陸 (bahoq siking)，以前沒有清潔劑時，作為洗衣服、洗髮之用；不可食用。

找到回家的路

西拉雅

日出部落的美麗與哀愁

文／謝若蘭（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副教授） 圖／謝若蘭、段洪坤提供

回故鄉是一種莫名情惆，因為從東臺灣到南臺灣，地圖上的距離只隔著中央山脈，卻常常是在旅程中感受著自己的心情，像是一瓶未開封的自釀酒瞬間被打開的氣味，流露著一股久離家鄉才知故鄉美的鄉愁。

我的老家在臺南左鎮岡仔林，一個因為英國傳教士馬雅各宣教而幾乎全村成為長老教會信徒的部落。因著地貌特色與天光雲影的瞬息萬變，在攝影家的口耳相傳下成為南臺灣觀賞日出的熱門景點，而臺南市政府也在已經廢校的岡林國小設置觀光旅遊服務中心並提供露營區，另外也蓋了二寮觀日亭。

多年前我第一次在天還沒亮時，跟著媽媽和她的朋友坐著農用的小發財車到二寮觀景臺去看故鄉的日出。在媽媽的陪伴下，聽著她述說著她眼睛所及與心靈可通的這個被命名為「日出部落」

的故鄉，將自己擁有整片山林的驕傲都表露無遺。我在一堆慕名而來的人群中看到的日出景色，有股近乎崇拜這個小小部落的心情。

對土地的親切熟悉與驕傲，是要站在自己的土地上才會感受得到。在故鄉看日出的震撼與感動，是外人眼中與相機鏡頭完全無法理解與掌握的境界，而屬於西拉雅復名復權之美麗與哀愁，在等待日出中，洶湧翻騰在我心中。

我的家鄉 我的家族

在日據時代，我的阿公與阿嬤兩邊家族在種族欄位上記載全部都是「熟」。阿公的西拉雅姓是「Dagalomai」，之所以會變成「買」，是被殖民者賜予漢姓時，取短以諧音而給的漢字而來；阿嬤的「Tavali」，則轉變成百家姓中的大姓「李」。據說阿公在躲避噍吧哖事件的動亂時，從玉井地區進入更山區的岡仔林，入籍進入阿嬤家族中。阿嬤與部落的大戶人家Tavali有親戚關係，當地著名的李家古厝是一所超過150年的土埆厝而成為顯著的地標。

回阿嬤家的路上，一定會路過岡林國小。小時候搭班次非常少的公車到站後，必須走長長的一段路回去。路過岡林國小時，總是會看看大舅是不是在。大舅是長子所以留在家裡，他在岡林國小擔任工友一輩子到退休。曾經進入杏壇芬芳錄中的大舅，不同於其他老師校長們以知識教育英才，他是以雙手打點校園中的一花一草，讓整個學校充滿花花草草。

路過岡林國小時，媽媽總會提起小時候上學的事情。她在日治時代與國民政府



吉貝要夜祭牽曲儀式。



宣教歷史悠久的岡林教會。

阿嬤的古厝，是現在已經很少見的傳統竹管仔厝，或說是土埆厝。古厝地上是濕濕黏黏黑黑的土，下雨或吹南風反潮時，有時還要小心不要滑倒。我們家的古厝不像李家古厝那樣華麗，大約在我讀國小時，於外面工作賺錢的舅舅幫忙把阿嬤家那棟以牛糞與土混合的古舊土埆厝，改建成口字型的鋼筋水泥現代化建築物。阿嬤的古厝跳過屋身下半部以紅磚或泥土補強的階段，整座拆掉直接成為鋼筋水泥屋。我的媽媽與舅舅們在外工作退休後，陸陸續續從外地回來故鄉的老屋。因為居住場所不敷使用，他們就在原屋頂層搭鐵皮屋，或是就近以最便宜的方式蓋鐵皮屋、放貨櫃屋，真的是蠻典型的鄉村現代化。

交替「統治」政權中受過日本教育與國民義務教育。那個年代的鄉下，多數學齡學童因為國民義務教育被命令去上學，但家裡幫助農忙的人手少了，總得要把年紀更小的弟弟妹妹帶到學校去，我的媽媽就是這樣，必須揹著小弟去學校上學。老師認為媽媽很聰明應該繼續上國民中學，但阿嬤家沒錢也需要農忙人力，於是媽媽的最高學歷是國小畢業。但是，國小畢業的媽媽不僅「國語」、「臺語」雙聲道會寫會念會講，她還看得懂英語字母，也會長老教會的羅馬拼音白話文。只可惜，阿公阿



西拉雅女子新娘服（段洪坤提供）。

嬤以及大舅會的「西拉雅語」，她只學到幾個單字。

夾縫中的非人非番 被失語的族群

認同，可輕可重。但對我這位西拉雅熟女而言，多半時候卻是沈重的。

平埔西拉雅族群，被宣稱受到漢人父權社會影響所稱的「漢化」或是「混種」（hybrid）的原住民族，隨著臺灣原住民族運動中的「正名」、「自治」、「還我土地」三大訴求，即使在歷史與轉型正義的訴求下看似日出般的有希望，但延續錯誤的族群政策的生番（「平原」、「山原」）以及熟番（「埔原」）分類下，似乎還是被迫成為不折不扣的「夾縫中的非人非番」困境。

面對這些「生番」與「熟番」之間的差異，我有著極端複雜的情緒。然而，屬於西拉雅的認同與覺

醒從不曾間斷過。對我而言，那是同屬多數原住民族人一樣的命運，是無法被同化教育抹滅掉的原生性。即使因為政策之故，我們被迫在自己的土地上流離失根。所謂的「文明教化」、「教育德政」，迫使大家失根或是失去族群自信，成為歷史創痛與當代悲劇。

媽媽常說其實「我們」與「他們」沒有那麼不一樣，只是「他們」有語言表達就比較「原始」，因為有政府在保護。我不太清楚媽媽的「原始」意涵是什麼，但是我知道這幾年的西拉雅族群身分認同運動推動之下，媽媽也很熱衷參與。她說，小時候也是會被歧視笑「番仔」，那個年代吵架時互相以彼此族群為名對罵。這次回家陪媽媽幾天，看她也認真的看原視電視台，尤其是美食節目，因為她說有許多節目介紹的各族傳統常用食材，其實與她成長至今使用的材料是一樣的。

或許媽媽有感，殖民者在不同時代以各種辦法加速同化，不能同化的就污名化。媽媽說的「我們沒有那麼不一樣」，或許是因為她也在生活經驗之中感受到被同化與被污名化的原住民族，都是一樣是殖民者統治下的受害者。官方族群看到西拉雅族人會毫不猶豫認為我們具有原住民族的線條與面貌，然而卻在多數以「臺語」為主的談話中，認為與其他族群多以「國語」為主的語言相較之下「怪怪」的，甚至以此稱為「被漢化」。事實上，我們同樣都是一群被失語的族群，所以我們可以理解在語言與文化能力減弱消逝下，即使在自己的土地上，我們像是異鄉人般地斷了根。

西拉雅從未消失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臺南境內的口埤、左鎮、吉貝耍等3個國小因著過去的努力已注入族群與文化的推動關懷，在這一波的西拉雅復名復權運動中，成為重要的基礎與重鎮。例如口埤部落的萬正雄長老全家、李淑芬老師，以及吉貝耍部落的文史工作者段洪坤等人，不管是透過音



吉貝耍部落學堂與段洪坤老師。

樂、族語教學，或是創設部落學堂進行族語與文化學習，透過部落空間營造公共集體式參與，提升部落的族群認同與文化復振。

近日回到日出部落故鄉看日出，也參與了11月13日由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西拉雅教會聯合於臺南口埤教會主辦的「西拉雅宣教389年聯合感恩禮拜」，以及當天晚上的番子田和頭社兩處的「祖靈祭」（夜間舉行，俗稱夜祭）。看似兩股不搭的「宗教儀式」，卻都屬同一歷史脈絡下，刻畫在西拉雅族群印記之上。

超過15間來自南部的西拉雅教會，將近1,500人參與感恩禮拜，各教會以獻上「土產」的方式，辦了類「豐年祭」概念的感恩禮拜後，並於會後進行包含拔河以及傳統的「走鏢」（賽跑）小型運動會。晚上的兩處夜祭，有別於已列為國定民俗的吉貝耍傳統阿立祖祭典，似乎受到較多的在地信仰的影響，但無論如何，親臨現場參與的臺南市民族事務委員會主委汪志敏（鄒族），致詞中也不忘再次提出「平埔原住民」已經受到小英總統的正式回應而承認身分。

「妳到底是不是原住民，是就要勇敢的說是，不是就不是，沒有那種好像是又不是，或者覺得是卻不敢承認的空間。」前原民會主委尤哈尼·伊斯卡卡夫特在公開場合對我的喊話，也成為我持續追尋屬於西拉雅認同支持的動力。

西拉雅族在歷史上是從來沒有消失過一天的族群；我們與官方認定的原住民族，在歷史創傷的路上或許因著政策所致而分歧，卻試圖共同攜手擁抱當代的認同，並且以族語與文化等不同面向找到回家的路。❖



圖1：頭社夜祭的貢品。



圖2：吉貝耍公廨。



圖3：岡仔林二寮部落頭太祖伺壺祭拜的檳榔與米酒。



西拉雅宣教聯合禮拜感恩祭。



岡仔林公館部落的傳統美食草籽粿。



Riddu Riddu音樂節以音樂、展覽、繪畫、舞蹈、講座、夏令營等多元展演形式，將原住民文化傳遞給世人。

用藝術改變世界

Riddu Riddu音樂節

我的藝術，我的語言

文／洪梓源 圖／全球部落誌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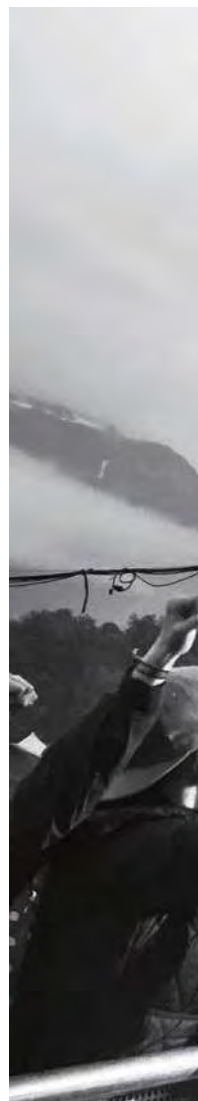
在臺灣，當人們講起藝術時，總是會覺得藝術高高在上，遙不可及。「藝術歸藝術，政治歸政治」的信念總像是纏繞在心中的幽靈一般，如影隨形。但許多人並不知道，在世界的許多角落裡，有一群人正試圖用藝術的力量改變政治、改變文化。挪威薩米族（Sami）的Riddu Riddu音樂節，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散居挪威、芬蘭、瑞典、俄羅斯等國的薩米族，為以游牧為生過著傳統生活的原住民族。然而隨著現代化的發展，這些為數約13萬的薩米族人，不可避免地被邊緣化，甚而在政府的同化政策下備受歧視。

1977年，挪威政府準備在薩米族重要的河川Alta興建大型水庫，這項建設不但會大規模淹沒族人的生活範圍，更會侵害族人的文化，因此他們發起了連續好幾個月的占領行動及絕食抗議。這個行動不但促使族人在政治行動上的自覺，也讓他們開始反思自身的文化與存在意義。

政治改變不了的文化歧視 用藝術改變

為了反興建水庫，族人在挪威首都奧斯陸的國會前，搭起帳篷夜宿抗議，星月為幕，他們以傳統的喉音吟唱薩米族獨有的音樂joik，歌聲感動了當時在四週圍觀、隱藏自己身分於都市工作生存的薩米人，他們一個一個從人群中走了出來，加入族人一起吟唱joik。音樂凝聚了薩米人自覺與認同意識，最終換來挪威政府的重視，修憲承認薩米族存在的意義與權利。





用藝術的多元 打破文化霸權的宰制

如果你張開你的雙眼
你會看到有人躺在這裡
我一直都在此
歡迎來到我的麾下

來自瑞典薩米族的歌手Sofia Jannok，她在音樂節舉起薩米族旗，以溫柔但堅定的嗓音唱著「Sápmi就是我的土地」，在舞台上唱出身為薩米族人的驕傲，引來台下聽眾的歡呼。音樂節裡，許多歌手輪番上陣，一方面展現音樂與藝術的批判力量，控訴主流社會對於原住民族的忽視，同時也透過歌聲，歡愉地展現他們對薩米文化的傾愛。

雖然Riddu Riddu音樂節的目的之一，是為了探索薩米族自身的文化認同與傳統，但整個慶典卻很多元開放，融合了現代與傳統，諸如繪畫、樂團、舞蹈、影片等當代藝術的形式都成為活動的要角，不只是傳統文化的再現。

但文化上的歧視，並不會隨著政治變革就有立即性的改變，人們對於薩米族的文化仍多有歧視。「在當時，要去承認自己是海岸薩米族，曾經是件很隱晦、很可恥的事。」現為Riddu Riddu音樂節製作人的Karoline Trollvik回想起父母輩年輕時的情境時表示，「而當時的年輕人想要改變這狀況，他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要承受著對文化與認同的汙名化標籤長大。」於是乎，25年前，3位海岸薩米青年決心從文化上召喚薩米人對自身的認同，並希望讓世界更認識薩米文化，因而誕生了Riddu Riddu音樂節。

「Riddu Riddu是一個場域，每一年把大家聚集在一起，慶祝我們的文化，也一起探究我們的文化。」Trollvik如此說著。



音樂節將大家集聚在同一場域，音樂既是批判社會也是傳遞文化的力量。

左：Riddu Riddu音樂節以多元且包容的方式找回原住民族的驕傲與認同。

右：Riddu Riddu音樂節舉辦兒童夏令營，讓孩子的文化意識自幼扎根。



獲選為第25屆Riddu Riddu音樂節的年度新銳藝術家Inga-Wiktoria Påve就是一例。Påve她用一幅幅的畫作，控訴挪威、芬蘭政府在族人珍愛的土地上建立了礦場，卻忽視了薩米族人的權益。「小孩的血、薩米族的血，就在這塊土地上。」Påve如此訴說著她的畫作。這些沒有聲音的作品，以擲地有聲地方式將創作者的信念深深烙印在人們心裡。Riddu Riddu音樂節多元形式的展演，將原住民族的聲音以各種不同方式傳遞給世人。

為了家庭而存在的音樂節

Riddu Riddu音樂節對話的對象不單單只是青年與成人們，如何讓孩子們自幼扎根，了解自身文化的意義也極其重要。因此諸如青年培力講座、兒童夏令營也成了音樂節中很重要的環節。透過這些講座與活動，3到13歲的孩子們學習薩米歌謠、如何製作傳統面具、練習生火、綁魚乾和騎馬等傳統文化知識。孩子們在這些活動中，貼近了土地，也沈浸在薩米的文化氛圍裡。薩米文化的種子，就這樣灑在孩子們尚未萌芽的土壤中，期待文化與認同意識有一天能成長茁壯。

音樂節最初本來是為年輕人而辦，而當工作人員將孩子們也帶來音樂節托育時，他們逐漸意識到如何讓不同世代的人們參與其中也是

很重要的一件事。因此漸漸地，音樂節也開設針對孩子們的活動，實踐了文化傳承的意義，「這是一個讓人學習、聚集的地方，他也應該是一個為了家庭而存在的場域。」音樂節的創辦人Henrik Olsen如此說道。

活在世界 面向世界

這個由1991年開始舉辦的音樂節，規模愈來愈大，主題也從本來的追尋自身文化的渴望，擴展到超越單一文化的關懷。如今，Riddu Riddu樂節不僅僅只是薩米族的地方音樂文化祭典，也同時是包括來自臺灣的卑南族、阿美族等全世界原住民族都會參與的盛會。透過這個音樂節，不僅讓薩米族人找回自身的認同，同時也讓世人們更加了解當代原住民族生存的現況與意義。

音樂節製作人Trollvik表示，原住民族活在這個世界上，如何讓世人、社會更加了解原住民族文化的多樣性是很重要的。「就像是很多族人住在都會區，他們求學唸書，獲得高學歷，不住在帳棚，但他們仍然是原住民！」如今，Riddu Riddu音樂節不單單只是凝聚族人的向心力，同時也是促進原住民族與主流社會相互理解的活動，文化與藝術的力量，正在改變社會。❖

全球部落誌

每週五晚間21:00首播。

以國際的視野，帶您了解世界原住民族現況，分析不同議題，掌握時事動脈。



等待發芽的夢想

民族實驗學校 讓孩子孕育出族群的古老靈魂

文／涂心怡 圖／LiMA新聞世界節目提供

實驗三法的通過，讓小學得以走上民族實驗學校之路，
孩子在部落學習屬於自己族群的文化，
以此為出發點，他們開始認識自己、認識文化，成為一個真正的族人。
這是一個屬於原住民的夢，而它即將開展。



立法院在民國103年11月4日三讀通過《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進而在11月7日通過《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理條例》，這3項條例為影響原住民族教育至關重大的「實驗三法」，它鬆綁了現有教育體制，讓民族教育露出曙光，正式開啟民族實驗教育的大門。

民族實驗小學領頭羊 博屋瑪國小

今年8月，臺灣第一所原住民族實驗小學——臺中市P'uma博屋瑪國民小學正式揭牌，從原本的達觀國小更名為泰雅族語中有「傳承不滅」之意的「P'uma博屋瑪」。

原住民族實驗小學，是博屋瑪國小校長比令·亞布的一個夢，「小時候我都跟祖父在一起，他都會帶我去山上放陷阱，凌晨3、4點就爬起來去溪邊撈魚。」比令·亞布說，在祖父的教導下，他在山上過著屬於泰雅族小孩子的童年，形塑他的人格與價值觀。

這個記憶在他的心裡埋下了一顆種子，身為泰雅族人

的他，希望所有泰雅族的孩子都能有這樣的成長經驗，實驗三法的通過為比令·亞布的梦想開啟了一扇大門，讓他成為臺灣第一所原住民族實驗小學的校長。

早在3年前，博屋瑪國小的老師們每個禮拜都用兩個下午的時間，進行實驗教育的討論，以及不斷地修正，期待設計出一套最完善的民族教育課程與教材，讓博屋瑪國小的孩子，無論在學識與民族知識上都能兼顧。

對比令·亞布而言，讓泰雅族的孩子們從小就透過正式的課程認識自身文化，有著更深層的意義，「將自己民族的素材與知識、在地文化教給小朋友，他們會非常有興趣，因為是自己的東西；這會讓他們具有自信，因為他們知道自己是誰，了解自己的文化是什麼。」

比令·亞布與博屋瑪國小老師花了很



實驗三法通過以後，孩子可以在學校體制中學習屬自己民族的文化與知識。

長的時間與家長溝通，讓其了解民族實驗小學的運行方式，今年8月24日，他們在泰雅耆老的祝禱下，以傳統的竹製禮炮宣告眾人，博屋瑪原住民族實驗小學正式起跑。比令·亞布不諱言，面對期待一定有壓力，但他也認為這是一段必要的路途，「泰雅的祖靈在看著，他們會幫忙的。」

研發排灣教材 部落即是教室

有別於博屋瑪小學已經正式為民族教育起跑，屏東縣的地磨兒國小才剛掛設民族實驗小學籌備處，1年之後才會成為正式的民族實驗小學。地磨兒國小為了推動民族教育，校長伍麗華早在103年的時候就促成了全國唯一、亦是僅此一座的屏東縣原住民族課程發展中心，研發出專屬於排灣族的民族教材。

曾有編國語教材經驗的伍麗華為魯凱族人，任教於多數排灣族孩子的小學，她一直

有個期望，原住民族應該要有一套屬於自己的民族教材，「如果使用的課程教材與一般學校沒兩樣，那有什麼資格說我們是民族小學？」

然而新編出一套屬於族人的教材，必須要投入龐大的資源與人力，她的提案獲得屏東縣政府大力支持，因此在103年的8月12日正式成立全國第一座屏東縣原住民族課程發展中心，專門編寫排灣族教材。

伍麗華在推動民族教材誕生的同時，也同步建立老師的民族教育觀念。她認為真正民族小學的樣貌，是老師們能夠掌握「部落即是教室」的概念，必須帶著孩子走出學校，並在部落、大自然的環境中學習知識，「因此我以6年的時間，提供老師1,600個小時的訓練，期待他們真正了解我們的文化價值後，才能教育這些孩子。」

實驗三法困境 亟待解決之道

實驗三法通過之後，繼第一所民族實驗小學博屋瑪國小正式掛牌運作之後，明年將陸續有7所學校加入行列，包括：高雄市民族大愛國小、寶山國小，屏東縣地磨兒國小、

長榮百合國小，宜蘭縣東澳國小，以及臺東縣的南王國小和土坂國小。

土坂國小校長蕭德光表示，自己的父母也是老師，可是當他回到部落、站上講台之後，他開始思考：「我要教這些孩子什麼東西？」他從孩子身上發現，他們的眼裡盡是漢人的主流意識，對部落族群的文化顯得陌生與漠然。

因為看到孩子對於傳統文化的陌生，更讓蕭德光有了警醒，開始孕育民族教育的藍圖，這樣的一個夢想如今終於有了實踐的場域，他於土坂國小著手進行民族小學的規劃。

位於臺東縣的南王國小也提出民族實驗小學的申請，校長洪志彰也有與蕭德光一樣的感受，「我在學校裡面看不到孩子可以學習自己東西的機會，但我很希望身為卑南族人的他們，能夠展現出一個卑南族的樣子。」

校長們都懷有民族教育夢想，然而現實卻有諸多困境，例如南王國小就有師資的問題，12位老師中僅有2名是卑南族人，大多數民族教育課程必須聘請部落中的耆老擔任，他們被稱之為族語老師、文化講師或是民族教師，然而礙於現行法規，他們無法成為正職教師，只能支援聘任，師資的流動勢必會成為亟需解決的問題。

雖然問題重重，但並未阻擋這些校長實現民族教育的夢想，他們努力尋求解決的方法，期盼能讓原住民族的孩子找回自我族群的本質和樣貌。

熱情老師 帶領邁向民族學校之路

各校對於民族實驗小學的想像與規劃各有不同，然而也有未申請實驗計畫的學校，正用自己的方式朝向民族教育學校發展。

新美國小是位在嘉義縣阿里山鄉的迷你小學，全校只有19位學生，而12位老師均為非原住民籍，只有校長方紅櫻為鄒族人。新美國小以民族科學實驗著稱，屢屢在臺灣的科展比賽中得獎，得獎作品又多與鄒族人的傳統智慧有關。

方紅櫻與其團隊在完全沒有原住民教師的教育環境下，以古謠、現代舞以及民族科學教導出具有鄒族的古老靈魂，



- 1 圖1：博屋瑪國小校長比令·亞布。
- 2 圖2：南王國小校長洪志彰。
- 3 圖3：土坂國小校長蕭德光。

以及現代科學邏輯的學生，部落耆老協助教導古謠，就讀北藝大舞蹈系的部落孩子回來幫忙現代舞教學，而民族科學部分，需要將傳統知識融入課程中進行，亟需學校老師投入。新美國小12位老師皆非原住民籍，但是他們都對原住民族文化有著豐沛的熱情，也成為方紅櫻推動民族教育的得力助手。

即使新美國小並未申辦民族實驗小學計畫，然而民族教育的領域寬廣，一路走來，族人和教育工作者奮力在體制夾縫中播種發芽，這是一份希望，也是一個亟待澆灌的夢想。❖

LiMA 新聞世界

每週五晚間21:00首播。「LiMA」是南島語族的共同語彙，即數字「5」之意。LiMA新聞世界是以原住民族主體出發的深度新聞專題節目，追蹤報導族人關切的公共議題與社會文化現象，提供政府決策及社會討論的關鍵觀點。



Malu su 好健康診所

別讓“小症頭”
成為難以啟齒的秘密！

你是否也有讓你深受困擾又羞於開口的私密問題？

問朋友，羞於啟齒！看醫生，沒有勇氣！

節目中將邀請來賓分享自身經驗，

並透過專家，提供正確的醫學觀念，

讓您難以啟齒的小秘密，從此不再困擾你。

每週四
晚上8:00首播

阿仍仍
好健康診所護理長



facebook



YouTube



國立原住民族博物館設置的省思

文物返還特展 勾勒原住民族脈絡史觀

文／涂心怡 圖／部落大小聲節目提供

海端鄉布農族百年文物特展圓滿結束，祖先的文物返還部落的美好時光也將告一段落，族人們在不捨的情緒中，反思設置原住民博物館的重要性，期待能將散落各處的文物統一管理，也希望藉由這些文物能夠勾勒出屬於原住民族脈絡的史觀。



文史工作者悠蘭·多叉。

自 104年12月12日於臺東縣海端鄉布農族文物館展出的「kulumah in！回家了一臺博館海端鄉布農族百年文物返鄉特展」，歷經9個月的展覽，圓滿閉幕，而展出的64件布農族文物，也將回到國立臺灣博物館。

離別這天，族人相聚，依依不捨來送行，因為這些文物都是他們祖先曾經使用過的器物。這一場文物送行儀式中，來自高雄桃源區大分事件抗日英雄Dahu·Ali的後裔顏國明也特別受邀到現場一同送行。看到祖先所使用過的遺物在眼前，特別有所感觸，「我去摸他的配刀，還有槍矛以及皮帽時，深刻感受到連結，觸動了我整個皮膚，好像我的祖先知道我來了。」

面對祖先曾經使用的遺物即將離開部落，許多族人內心都相當不捨，族人也期盼未來這些文物能夠永遠留在部落，成為部落重要的文化資產。海端鄉耆老胡金娘在送行會上的一番話，牽動著族人的心，她說：「好不容易見到了，又要走了，這個心情非常不捨，我跟牠們說，祢放心，總有一天我們會等到祢們回來，真的要回來，永久的跟我們相處，讓我們世代代相傳。」

文物返還 緊密連結祖先與族人的情感

臺博館的「大館帶小館」計畫，長期以原住民族地方文化館作為合作策展對象，進行一系列的文物展覽，自98年至奇美原住民文物館展出開始，接連到大同鄉泰雅生活館、獅子鄉文物陳列館舉辦「文物返還特展」。

文物返還特展，帶著主辦方的誠懇與尊重，臺博館將珍藏的文物運送到部落當地展出，也讓部落全權詮釋展示內容，「在文物的詮釋部分，由當地的布農



國立臺灣博物館研究組副研究員李子寧。



族人去作詮釋。」國立臺灣博物館研究組副研究員李子寧深入解釋：「族人看到祖先文物會激發出情感與連結，就好像是與許久未見的親人重新訴說離別的故事，有別於臺博館客觀、冷冰冰的文物解釋，族人的詮釋反而能注入人性精神。」

博物館的權威式詮釋，可以告訴大眾文物的歷史、功用以及材質，然而部落族人卻可以深入訴說這些文物的歷史與情境，李子寧坦言，族人的詮釋能引起更多觀者的親近與感動。

對此，來自泰雅族的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館員啟明·拉瓦也非常有感觸，除了擔任科博館館員之外，同時他也是一名考古學家，他曾發現過一本書，是1935年一位語言學家淺井惠倫至奧萬大親愛村做語言採集以及照片拍攝的記錄。「我拿著照片集，逐張詢問後代族人，發現這些舊文物在與族人接觸的同時，部落本身的情感跟主體性的呼喚非常強烈。」文物返還，除了凝聚族人認同之外，也重新建立部落的關係與連結。

大館帶小館 扶持地方館活化

臺博館與海端鄉布農族文物館共同策展，即是遵循著原民會所推動的「大館帶小館」的計畫，期盼藉由國家級博物館，如臺博館、史前館或是科博館等大型博物館，協助地方文物館專業人才的培訓、策展與規劃能力，以及是對文物的保護知識等，培養在地文物館專業人才的相關技能。

海端鄉布農族文物館策展組員馬田表示，對於此次策展的計畫，他們學習到很多，如此的合作不僅將大館的專業資源透過合作模式導入地方館，同時也能進一步扶持地方館的活化，對部落文化有積極推動的作用，馬田欣慰地表示，這一次策展不僅凝聚族人對部落歷史的認同，「也激發部落對文化的熱忱與行動，讓我們找到一批未來可以投入更多文化事務的夥伴。」

馬田相當肯定大館帶小館的合作模式，也感謝臺博館對於這次的策展給予地方館很大的發揮空間，「通常大館跟地方館合作都是採用巡迴展模式，不僅可以降低成本、經費跟人力，也不用擔心開天窗的問題，畢竟與地方館合作所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館員啟明·拉瓦。



原民會教文處文化科科长洪玲。

承受的風險很高，尤其是讓如此珍貴的展品到設備拮据的地方館做展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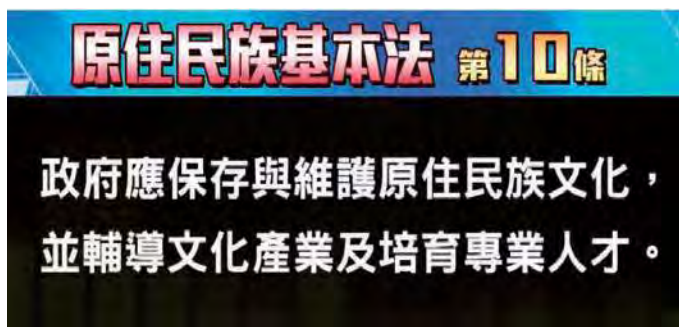
臺博館的善意以及勇於面對挑戰，都讓他們深受感動，除了經費與人力、展品的協助之外，也放手讓族人對展示品進行詮釋，讓族人有機會參與策展的核心工作，馬田很有自信地說，這不僅是一個完美的合作，也是一個重要的歷史紀錄。

展覽過後，族人期待祖先文物可以永久返還部落，臺博館研究員李子寧相當樂見其成，但也認為以目前的收藏環境會有風險，「地方館的硬體設備、經費往往都不足，難以好好保存這些珍貴文物，如果將文物返還地方館，以目前狀況會給地方館非常大的收藏壓力。」

國立原住民族博物館 找尋原住民文物與歷史

在大館帶小館的計畫執行期間，也發現了諸多亟需解決的問題。原民會教育文化處文化科科長洪玲表示，原住民文物散落在各個大型博物館，顯得片面又零碎，導致各大館所難以完整呈現原住民文物；且往往礙於展出空間，偶爾也不得不壓縮原住民展區展品的數量，「這也讓國立原住民族博物館的籌設與建立有其必要與正當性。」

其實國立原住民族博物館的設置其實早在93年《原住民族教育法》修正之後，就已



將原住民族博物館設置要點入法，卻一直未能順利推動；直至104年《博物館法》三讀通過，依法應該設立原住民族博物館，才開始加速設立的腳步。原民會所主導的國家級原住民族博物館，如今正在進行選址作業，目前多個縣市都希望爭取原博館設置，相關的選址評估作業會在10月抵定。

綜觀臺灣目前各個國家級博物館的展示，無論是文物展示的方式和詮釋，都未能突顯原住民族的主體性，甚至有被邊緣化的現象，未來國家級的原住民族博物館於館內的文物呈現、歷史觀點以及詮釋等面向，要如何突顯原住民族的主體性有別於一般的主流博物館，以及原住民族的博物館相關人才培訓，都將會是原博館成立後的重要課題。

洪玲認為，未來原博館的設置，無論在建築或是整體展示，都必須呈現出原住民族的宇宙觀，「原博館的存在是很重要的宣示，它的定位就是要能完整的擔負、展示原住民族在整個國家建構開始時，所受到的殖民接觸史。」

期盼原博館的設置能完整辯證當代原住民族在各方面呈現弱勢的現象，是源自於制度性的問題，有助於未來原住民族轉型正義政策的推動，並且成為可以與主流文化對話的平台。❖

部落大小聲

每週六晚間19:30播出。討論的議題以原住民族主體出發，包括教育文化、經濟產業、青年發展、婦女議題、衛生醫療與交通建設等。透過多方討論，建立政府機關、專家學者、一般社會以及原住民部落相互對話的機制，落實原視關懷弱勢、服務大眾、照顧小眾的精神。





吹過島嶼的歌

Songs Blowing
Over the Island

聆聽台灣
8張原住民族專輯
3個音樂創作人
帶領你走遍島嶼與邊境
看見原住民音樂的版圖

唱著
屬於這塊
土地上的
歌

主持人/阿洛·卡力亭·巴奇辣
Ado·Kaliting·Pacidal

每周日晚間8點播出



facebook



下賓朗部落特展 卑南之美美不勝收

mi'aputr 戴著花環的人們

文／涂心怡 圖／東海岸之聲節目提供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與臺東縣下賓朗部落的族人協同舉辦特展——「mi'aputr戴著花環的人們：下賓朗部落特展」自105年7月27日開展，為期近一年的展覽將呈現下賓朗部落的卑南文化，部落族人期待以象徵卑南族的花環團結彼此，串聯人與人之間的愛與團結。東海岸之聲特別邀請下賓朗部落會議主席孫大山與耆老Paelavang Paraytay前來節目，以全卑南族語的方式分享卑南族的文化與歷史。

7月27日，下賓朗部落族人頭戴美麗的花環，以誠敬的心演唱多首卑南族古調，展現卑南族人別具意義的文化內涵，為「mi'aputr戴著花環的人們：下賓朗部落特展」揭開序幕。

特展以下賓朗部落的歷史文化為主軸，呈現族人深邃豐富的傳統文化與歲時祭儀。下賓朗部落族人早在迎接特展來臨之前，便積極地蒐集部落的文物、

舊照片，期待能完整詮釋出卑南族花環文化之美。

下賓朗部落 迎接百年建村

位於臺東縣卑南鄉的下賓朗部落，是卑南族8社10部落之一，在卑南語中稱此地為「Pinaski」，為上坡地之意，源自以前部落位於東方Pinuyumayan部落的上方，要到此處必須經過一段頗具陡度的上坡地，因此卑南族人便以「Pinaski」稱呼，意為「往上坡路的部落」，後來在日治、國民政府統治後，因部落亦多種檳榔樹，故取其諧音為「檳榔樹格」。



節目主持人阿萊岱。



下賓朗部落會議主席孫大山。



下賓朗部落耆老Paelavang Parayatay。

部落位處高地，氣候乾燥且容易滋生白蟻，時常蛀蝕村中屋舍，令族人不勝其擾，三度遷村尋求更舒適的生活基地，民國5年遷移至現址，因位於舊部落下方處，故稱為下賓朗部落。時至今年，正是下賓朗部落遷村屆滿100個年頭。如今的部落不大，僅有100多戶，雖然戶籍登記有400多人，然而多數年輕人到外地打拚，留居部落僅有200人左右。

即便如此，下賓朗部落仍然不忘傳承文化果實，依舊保留著完整的卑南族歲時祭儀以及傳統文化，就在105年屆滿百年之際，下賓朗的族人無論老少，團結一心，齊聚舉辦特展。他們要告訴世人，即使人數稀少，他們仍未中斷卑南族慣習，也期待透過特展呈現族人如何在生活中延續傳統的智慧，以及如何透過祭典串聯彼此的情感與關係。

部落會議主席孫大山認為，舉辦特展可以讓住在異鄉的族人以及其他族群的人前來參觀，進而認識下賓朗部落，或者懷念家鄉的美好，他有感而發地說：「我無法形容內心的興奮，希望透過特展能有更多的人認識我們小小的部落，也讓大家知道，我們從未遺棄部落。」

少年會所 傳承卑南禮俗

特展以卑南族的傳統與歷史為主軸，展現出獨具特色的卑南族文化。根據傳統，卑南族人約在13歲左右，就要進入少年集會所學習，由年長的男子帶領著新進的孩子學習卑南族的文化習俗，「最特別的是，在會所我們不稱呼本名，而是由年長者協助命名，如果當時你站在牆邊，可能就會被命名為『牆邊』。」孫大山笑著說。

「經過3年的學習後，孩子就要離開少年集會所，進入青年會所，我們稱之為巴拉冠，在巴拉冠再經過3年訓

練，就能正式晉升為成人了。」孫大山解釋，少年集會所、青年會所（巴拉冠）就是早期卑南族的學校。一連串的訓練與學習，除了教導卑南族的男子狩獵技能、與傳統文化，也教育其部落團結凝聚的觀念，而敬老尊賢、服從命令以及勇士培訓更是重點。

「我們也教導他們製作生活器具，像是弓箭，早年沒有獵槍，我們的獵具就是弓箭，集會所少年製作的弓箭，上面圖騰都非常漂亮。」孫大山驕傲的神情有著對年輕孩子的期待以及自身文化的認同，卑南族的傳統教育模式寄託著文化的延續與發揚。

戴花的民族 團結精神傳承

除了少年集會所、巴拉冠之外，花環文化更是卑南族一大特色，尤其每年舉辦大獵祭時，當男人們從獵區回來，婦女就會將前一晚細心編織而成的花環一圈圈地套在男人身上，對他們平安歸來表達歡欣之情，也象徵著家族的團結。

在臺灣的原住民族中，不只有卑南族人會配戴花環，然而卑南族的花環顏色最為多彩，以紅、白、黃3種花色，再襯以綠葉相串聯，編織手法極其嚴密，緊緊連結著每一朵嬌媚姿態。無論是大獵祭，或是平時農耕，花環常常為族人配戴裝飾，也是太太編織給先生、情人編織給愛人、朋友編織給知己的信物，連繫著人與人之間的感情，因此卑南族又被稱之為「戴花的民族」。

來自下賓朗部落的耆老Paelavang Paraytay思及以往族人一起農作耕耘時的情景，嘴角不禁漾起甜甜的笑容，她說，那個情景特別的美，大家總是在一起農作，互相幫忙，然後會隨手採摘處處可見的腎蕨，再編織成花環戴在頭上，「有時候我們只用綠葉做成草環戴在斗笠上，心情愉悅了，身體也會覺得涼爽。」

Paraytay頭戴著花環，細心地解釋花環之於卑南族的意義：「長輩們說，戴上了花環，無論我們在家或到任何地方，都會讓我們更漂亮，也會讓心情更愉悅，而花環也象徵手牽著手，團結在一起的意思。」

團結，是卑南族的文化，也是下賓朗部落代代傳承的精神，他們甚至發展出一套工作夥伴的模式，工作夥伴們不分長幼，一律平等，他們一起做農事、挑水或是搗米，大家相互承擔工作、彼此分享，也是部落能緊緊串聯在一起的重要生活機制。

以歌舞串聯交流 宣揚下賓朗

談起下賓朗部落，許多人腦海中第一個跳出來的印象，便是「媽媽小姐合唱團」，一群年紀已逾70、80歲的老人家，以優美的歌調吟唱卑南族傳統古謠，而Paraytay也是合唱團成員之一。



孫大山拉奏手風琴，Paraytay吟唱卑南族傳統古謠。

憶起當時組團與加入的經過，Paraytay是因為姨媽的一句話中啟蒙——「你會唱ayaayam嗎？如果你不去學習，就不是真正的女人。」後來他們開始積極組團，並尋找老師帶唱，很幸運地找到嫁到普悠瑪部落的孫禮子老師，並在民國71年3月成立「八方合唱團」。

他們學習卑南歌曲，也學習古謠，並且受邀巡迴各地演唱，也為八方合唱團唱出名氣，「但是合唱團大多都是媽媽、小姐，後來大家就直接叫我們媽媽小姐合唱團了。」

媽媽小姐合唱團不僅只是唱歌，甚至也意外地重新連結部落傳統，促成男性重返會所，甚至恢復大獵祭等祭儀，也將古謠繼續傳承給年輕的孩子。雖然這群婆婆媽媽只是一群愛唱歌的女人，但其所承擔的角色卻不輸給部落男性，甚至還帶動下賓朗部落的文化宣揚，讓更多人認識這個位處臺東的部落。

如今對於特展的展出，Paraytay比任何人都要興奮，因為特展全面性介紹與爬梳卑南族文化以及下賓朗部落，「過去我們沒有文字，也沒有留下任何資料，只能以口述及傳唱來述說我們的文化，現在有這個特展，大家可以更輕而易舉的認識我們。」

「mi'aputr戴著花環的人們：下賓朗部落特展」展期至106年5月21日，族人用簡單易懂的方式將部落文化介紹給大眾，也期待這一次的展覽能讓各民族之間互相深入了解彼此，並且將卑南族的團結與彼此相愛的精神傳遞出去。

孫大山認為現今的社會有太多倫理悲劇，期盼如此的交流能編織成一個無形的花環，而這個花環已經不僅是卑南族的傳統文化意涵，更是串聯著全世界的愛與團結。❖

東海岸之聲

每週四晚上21:00播出。「東海岸之聲」是原視東部新聞中心，探討花東或南部山區部落議題的談話性節目，每集邀請部落族人、學者專家或主管機關，來分享部落族人所重視的議題或故事，期望在輕鬆的氛圍中，也能讓更多花東地區的故事，能夠被更多人看見與聽見，邀請您一同來分享您對原住民族部落議題的卓見與建議。

東海岸之聲

主持人
李宣榕

主持人
夏宇童

文化導師
詹蓉·巴西瓦里

流行導師
洪敬堯

音樂總監
李守信

第二季 vulayan
圓夢舞台

2017/1/1起，每周日晚上8:00播出

來自各地的音樂新星跨越自我，
回歸部落採集素材、打造音樂特輯，
最終躍上屬於原住民族音樂領域的圓夢舞台。



生命的搖籃——家

文／奧歲尼·卡勒盛（原住民文學作家） 圖／林宜賢

於西元1985年的深秋，我獨自一人回老家。那一天，山徑小路上的視野，遍地草木枯葉色的圖畫裡，仍然有著樹木豔紅的氣息。我帶著濃厚的思鄉情懷，一路上總是昔日的回憶，年輕時走在這一條路上的情景。到了山上的老家時，正好夕陽緩緩西沉中。

我站在外面看著老家的一切，除了外面陽台是一棵老榕樹之外，還有被歲月摧殘得只剩下斷垣殘壁的家屋。此外，在一層馬櫻丹之下，原來的屋簷下長著一棵聖誕樹正在綻放。於是我內心覺得：「縱然老家是如此……。」

我把背包放在陽台榕樹下，然後砍一砍外面長滿雜草的前庭。之後，開始在前庭中央先起個火，當火勢開始燃燒冒煙慢慢散開至整個老家時，內心隨即默默的祈禱說：「祖先啊！多麼的懷念您們……。」

我趁著還有霞光，從原來的窗戶走進去，沿著往日的回憶走到父親

以前常睡覺的地方。於是就把一塊臘肉和一瓶米酒當禮物放在那裡，然後跪地對父親說：「老爸！多麼地懷念……。」

本來想要多說一些話以舒心對他老人家的懷念，但已經說不下去並跪在那裡沒有力量起來。後來是一隻晚歸的山紅頭¹在榕樹上柔聲哀怨啼鳴，感動得內心彷彿是他老人家在我旁邊悄悄細語般地安慰我似的。

那一天晚上，我就在老家前庭榕樹下的火堆準備過夜。夢境裡竟是像剛才之所見，一層厚厚的馬櫻丹所覆蓋的是殘破不堪只剩牆垣的老家。然而卻發現一絲絲輕煙從馬櫻丹後飄然過來。

我心裡想：「怎麼會有火煙呢？」於是我掀開馬櫻丹尋找火煙的來頭，竟然看到我父親在牆垣的角落裡，以兩三根木條搭架，並以姑婆芋葉蓋起來當遮雨蓬，在裡頭起火獨坐取暖。

「爸！怎麼是您呢？」我很訝異地問

「我是在這裡守望著你的家園……。」

當他說完之後，夢一閃即逝，使我在半夜裡睜眼驚醒。為了他那一句「我是在這裡守望著……」而深感內心慚愧得無法釋懷地流下淚水，於是當著他老家的靈魂說：「爸！我一定會回來……。」直到1990年，我帶著對古人祖先的情懷，內心說：「趁我還年輕有力量時。」而決然地從平地繁華都市抽離紅塵，回家開始重建自己的老家園。

當初的想法只是想回家，與祖先永遠在一起；如果許可

¹ 山紅頭（Lalay）：山紅頭為林下灌層鳥類，特別喜歡森林邊緣的草生地。

關於奧哉尼·卡勒盛

魯凱族人，出生於舊好茶部落，著名原住民文學作家，著有《雲豹的傳人》、《野百合之歌》、《多情的巴嫩姑娘》、《神祕的消失》、《消失的國度》等書，其中《神祕的消失》一書獲金鼎獎最佳文學語文類圖書獎。



的話，寫一些在那裡曾經擁有過的生命故事。出發的時後，我正好時年45歲，而如今，我已經是70歲的老人了。

還記得剛上來時，其間還尚完整的石板屋有12戶，但當家主人完全不顧的情況之下，眼睜睜地看著他們在歲月摧殘下一聲聲地塌下來。此後不久，內政部把已經是廢墟的老部落列為二級古蹟，使人覺得活生生的生命藝術品不當成一回事，當成了廢墟之後，卻變成稀世之珍般的木乃伊，讓人覺得實在太諷刺了。

那時，我們的部落從山上遷下來之後的第7年，新興部落新好茶才剛落定，部落樣貌、生活方式、以及經濟理念正在初步發展。而老家鄉古茶布安之雜草雜木，慢慢地把整個舊部落一層一層地覆蓋起來，遠遠望去偶爾僅有石板屋的牆垣纏著野藤地露在陽光下。

除了少數獵人或養羊的人家之外，只有極少數的族人會一年一度回來掃墓表示哀悼之意。大多數人尤其年輕一輩完全沒有回家。我也深深體會年輕一輩的人不回老家的原因，當他們一來到新興部落之後，為了生活不得不扣上資本社會的經濟鎖鏈，於是行動無法自由地隨意安排。使人立即意識到我們的故鄉舊好茶不僅是真空了，古人祖先為我們留下最珍貴的文化資產——石板家園，也正逐漸地在消失中。

當想起家是古人祖先以千辛萬苦地尋尋覓覓找出來的，又以千辛萬苦地打造它，在那裡築夢後把我們的生命產下來，再以推動搖籃的手呵護養育我們長大。一代接一代、輪換不息地交替，所以那裡必然是層層疊疊的生命血淚史，所

以沒有任何人有權力取代或毀滅我們祖先曾經孕育過的生命搖籃——家。

中央政府內政部有關當局於1991年把好茶舊社設定為二級古蹟之後，終於有了文字上的初步計畫。第一次是1993年進行石板屋魯凱好茶舊社為二級古蹟保存測繪；第二次是1998年8月，舉辦石板屋的營造（二級古蹟魯凱族舊社好茶傳統營造修復人材培育研究班會）；第三次是2007年8月又進行好茶舊社石板屋群及週邊環境調查暨修復規劃；第四次是2013年3月，舊好茶文化景觀研究調查計畫。但是我們的族人仍然沒有人衷心想要回家，因為已經沒有動力了。

這一段天涯漫漫歸鄉路，總是日夜祈禱說：「祖先哪！您們又怎麼能夠看到子子孫孫淪為別人狹縫裡的野菜？」直到去年，也就是我回家整整30年之後，終於有了曙光。世界教課文組織把

我們的老家古茶布安部落列為「瀕臨消失的石板文化」，才震醒我們的中央政府重新回過頭來看待石板屋的重要性。這個震醒國際的消息傳出之後，使族人如在沉睡中的黎明醒來，自覺我們身在祖先留下那麼昂貴的住處。但試著動一動筋骨並疑問：「還能不能搬得動石板？」時，只聽到自己的骨骼之間的關節，像骨折搬的聲音發出斷裂聲。

今年5月中最後一次回老家之後，離現在已經整整5個月的光景。5至6月忙於下面平地的事務，再來是7至9月都是無風且間歇性地總是那麼的溫和。當中秋節過後，在過往歲月老人家總是說：「野地的Pace（臺灣欒樹）從豔紅變棕褐色之後，就不再有颱風了。」但沒有想到，莫蘭蒂（Meranti）、馬勒卡（Malakas）、梅姬（Megi）、艾利（Aere）以不尋常之陶人醉的舞姿過境，致使我整整5個月無法朝原路回家，也使我特別想念家。今年的氣候，明顯地比往年拖慢了1、2個半月。

遲延到10月16日（星期日），我帶著思鄉心切，繞道阿禮部落的路徑要回到舊好茶。其中原因是，想憑弔在這一條源流曲折悠悠的黛勒峨樂湖²北隘寮溪邊兩岸，擁有過的美麗的回憶。另一方

面是想拜訪魯凱人詩中書寫一對情侶的浪漫象徵，詩中詠道：「Alalaulasu³正在飛舞歌唱，Daravaravak⁴正在追逐嬉戲。」但非常遺憾沒有看到他們倆，並甚是擔心他們在這個颱風季節是否安好？最後，我對他們這一對情侶的靈魂說：「必有神明照顧你們，因你們是創造者最珍貴的寵物。」

阿禮部落雖然是完好的，但除了Acudusu一人之外，家家都是空無一人。後來Acudusu告訴我說：「當2009年（八八）水災之後，我們的族人因為遷村，就再也上不來了。」他補充說：「我們原住民對於文明誘惑的引力和依賴性，已經不單單是我們部落所產生之致命的脆弱性，而是我們整個原住民族普遍性的危機。」這句話讓我明白箇中原因。

我在阿禮部落Acudusu的家住宿一夜，第二天早上又離開那裡繼續往井步山前進。路況雖已不比過往好走，而且3個颱風剛過後，橫七八豎的倒樹使人寸步難行，但思念家鄉的深情，誰能擋住腳程？

還好Acudusu送我一程到井步山，一路上還有一隻黃狗陪我到老家，使我雖孤獨但並不寂寞。此外，這一段路雖然一身疲憊，但是走在祖先所打造的——家鄉，是何等的甜美啊！

當來到家裡，因接二連三的強風吹襲下難免有破損，還好有老故鄉的守望者Sigiyan在那裡照顧。當看到老家還屹立不搖，我感動地說：「家！因您的堅強，才讓我覺得好幸福，不虧您是祖先所打造的國度。」當深夜寧靜裡出來觀星，永恆創造主的造化依然，在內心裡不時地感動而默默地說：「感恩在天，禱賜下給我光和寧靜，還有一個永不斷裂的生命搖籃——家。」❖

² 黛勒峨樂(Taidrengere)：即現今文明人所稱之小鬼湖。

³ Alalauus：魯凱鳥名，即黃麗鳥(Oriolus Chinensis)，別名黃鸝。

⁴ Daravarak：魯凱鳥名，即紅鸝(Maroon Oriole)。

puce vuljan

煙起，裊裊

那就是家的方向

文／陳俞廷、鄒明珩 圖／寶田文創工作室提供

「不管迷路多遠，vuvu永遠歡迎回家的孩子。」

她起床，來到灶前，開始生火起煙。想起pulingau的話：「只要家裡有人，煙就不能斷。」

——「Pucevuljan煙起的地方」

105年度原視製播的新戲「Pucevuljan煙起的地方」，不僅以高水準的電視電影規格錄製，更邀請知名作家高翊峰跨刀擔任編劇及導演二職，改編自真人真事，以排灣族隔代傳承予女性的靈媒家族（pulingau）為背景，帶出現下年輕一輩青年出走部落之問題，以及新生代在面對時代變遷的潮流下，如何延續傳統文化及自我身分認同的衝突。

「Pucevuljan煙起的地方」講述一名在城市中擁有穩定工作的心理醫師裘布朗（千苡桐飾），希望幫助巧遇的兒時好友少尼謠（葉瑋庭飾）走出心理困境，過程中找到了療癒自己的力量以及文化認同，一步步地吸引她們靠近煙起的地方——家。

pulingau（靈媒）是排灣族傳統文化中重要的一環，排灣族pulingau家族的女性隔代傳襲，在部落中扮演著人間與祖先溝通的橋梁，以煙作為與之溝通的媒介。被選中者除了本身必須出身自pulingau家族外，也需具備特殊的體質——看得到zaqu（無患子）等基本條件。在部落中，pulingau不僅需要在祭典中扮演著與祖先溝通的角色，更是醫者與智者，除了具備基本條件之外，還需要拜師學習更為艱澀的文言文族語、草藥、祭詞、祭語的用法、



「Pucevuljan煙起的地方」講述關於排灣族傳承予女性的pulingau家族故事。

1	2	5
3	4	

三位主要女性角色分別由千苡桐、葉瑋庭、琇琴飾演，她們在「Pucevuljan煙起的地方」中各自要面對關於自我、文化傳承、身分認同的問題。



圖1：葉瑋庭飾演心理受到創傷的少尼謠。

圖2：琇琴飾演裘布朗的母親Tjuku，她雖不具pulingau體質，但相當重視部落文化傳承。

圖3：Vais為裘布朗的外婆，為部落的pulingau，因為傳承的問題而與女兒Tjuku、孫女裘布朗起衝突。

圖4：「Pucevuljan煙起的地方」以現代女性的觀點述說文化傳承的議題。

圖5：「Pucevuljan煙起的地方」改編自真人真事，並曾經至屏東老七佳部落、舊白鷺部落勘景。



族群的歷史文化等知識，最重要的是必須具有清高及分辨是非的人格特質，並受到部落族人認同，才能升任pulingau，因此要培養出一個pulingau格外的不容易。

「Pucevuljan煙起的地方」除了希望帶領觀眾認識排灣族pulingau文化，也想藉由同時具備pulingau體質及現代醫學知識的女主角裘布朗，在面對現代與傳統文化拉扯的過程中，如何面對自我身分的認同，以及傳統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

而式微，進而體認到文化傳承的迫切及重要性。最終，除了原本飽受憂鬱症之苦的少尼謠，回到「家」而治癒；裘布朗也在幫助少尼謠的過程中，接受自己的身分以及文化傳承的責任，與身為pulingau的vuvu和解，進而學習pulingau所需具備的知識，在Pucevuljan煙的指引下，她們都回到了家。

返家歸鄉之途，也是尋找初心之路

身兼編劇及導演的高翊峰，其本身雖為客家人，但對於pulingau文化十分傾心，對於熱愛說故事也擅於說故事的他而言，這是一個他無法違心拒絕的絕佳主題。自田野調查、劇本撰寫、面試選角、找景勘景、讀本排戲等工作開始，高翊峰皆親身參與。本劇改編自真人真實，在拍攝前團隊特別帶領演員前去部落勤練族語及pulingau知識課



程，並在開鏡時特別邀請部落pulingau為團隊祈福，希望讓演出更到位，呈現真實的情感。

首度拍攝長片的千苡桐演出劇中靈魂人物裘布朗，此次回到部落演出的機會，是一次讓她對於自身文化更深入的體驗，進而更加清楚深藏於自己體內身為排灣族人的靈魂。她用心了解角色的背景故事，並悉心解讀角色的心境轉折，演出過程反射在自己的成長經歷中，也讓她逐漸理解嫁入閩南家庭的排灣族母親，過去為何不教自己說族語的原因與心境。

琇琴面對恐懼， 找回屬於「我」的自己

同為排灣族及漢人後代的演員還有琇琴。琇琴的外婆為力里部落的部落領袖，在部落中地位尊貴，藉由演出「Pucevuljan煙起的地方」，終於一圓她為自己部落發聲的夢想。已為商業電視台一線演員的琇琴，第一次以演員身分飾演排灣族原住民，就接到這齣改編自己部落——力里部落的故事劇本，讓她又驚又喜，排除萬難也要接演本劇，不惜推掉手邊同檔期片酬高的工作，花費許多時間跟著拍攝團隊四處勘景、拜訪耆老，進而更加了解自己部落的故事。

琇琴在劇中扮演家中唯一不具pulingau體質，卻比誰都在乎文化傳承的母親Tjuku，有許多以族語獨白的長句台詞，令琇琴想起自己兒時曾經因為害怕受到歧視，而不自覺地在外面

不講族語，成為噤聲的隱形原住民。

琇琴和母親分享內容時才發現，自己說的族語不標準到連母親都無法聽懂，因此便積極地向拍攝團隊聘任的族語老師請教，把握開拍前所有空檔練習，例如晨間梳洗或交通時間，反覆聽著族語錄音以及練習口說，直到某天母親終於聽懂她說的族語，因而露出笑容的那個瞬間，和在最後一場戲中穿上外婆所留下的傳統族服時，都讓琇琴內心充溢著滿滿的感動，深刻感受到心中的靈魂在共鳴。琇琴說，接演時總因為完美主義和過度要求而感到焦慮不安，直到意識到自己不過是在過程中找回原來屬於自己的部分，恐懼便不復存在且轉化成為安定的心靈。

不管迷路多遠， 祖靈永遠歡迎回家的孩子

父母都是排灣族的葉瑋庭，飾演的是顛沛流離且無所依託的少尼謠。少尼謠因為幼時遭母親拋棄有了心理創傷，進而影響其性格，四處流浪，直到女兒被家暴，才重新有了聯結她自己內心的契機，在走回部落／家的路上，漸漸療癒了滿身受創的心靈。她表示此次拍攝經驗讓她意識到所擁有的好嗓子和表演天分，是祖先所傳承賦與的，如同內化在身體靈魂裡，讓她能夠懷抱著安心的歸屬感，即使抽離這個角色之後也能帶著這齣戲所給予的力量繼續往前走去。

「Pucevuljan煙起的地方」以排灣族老、中、青三代女性為故事主幹，體現文化傳承的斷裂、不同年齡層的女性在面對家庭、部落、工作的心境及思考觀點，這不只是原住民的故事，更是每一位在外遊子的故事，無論在何處成就了自己，只要別忘記自己的認同與根，心裡就會有著清楚的方向指向「家」，而那就是煙起的地方。❖

和平共處 尊重了解

巴斯達隘

Pasta'ay



文／王瑞芬 圖／李復盛 採訪協助／朱劍鳴、Pasta'ay工作人員（五峰）

在送靈前的黎明破曉之際，高聳豎立於夏家祭屋旁，象徵Pasta'ay十年大祭的sinaton（紅白祭旗）緩緩移出，在夏家長老與壯丁們的肩負簇擁中，進行最後一趟的繞場。十年一會的sinaton，代表著十年大祭的獨特性，也象徵著百年以來賽夏族朱、夏兩家相互扶助與感恩之情。從祭旗的製作到銷毀、祭典中的繞場與守護，均由夏家主導進行，繞場時除了夏、樟、胡三姓氏之外，其他姓氏的族人皆不可靠近或碰觸。如此充滿禁忌、嚴謹的制約，讓披上神秘色彩的賽夏族Pasta'ay（巴斯達隘，俗稱矮靈祭）百年如一地延續下去。

十年大祭

今年Pasta'ay適逢十年大祭，賽夏族兩年一小祭、十年一大祭的傳統，與充滿歷史傳說與禁忌的祭儀，是其最鮮明的文化精神。

相傳在數百年前，以狩獵維生的賽夏族人在森林裡遇到了擁有高度文明與智慧的ta'ay（矮黑人），好客的族人邀請他們來部落作客，ta'ay也無私地教導賽夏族人農耕技術，讓族人年年豐收，改善生活。然因ta'ay經常調戲部落婦女，漸漸引起族人不滿，而ta'ay個子雖小但身強力壯又懂巫術，族人不敢與之正面衝突，因此私下策畫消滅矮黑人行動。

在一次農事豐收後的晚會，喝得爛醉的ta'ay在回程時依慣例爬到上坪溪旁的山枇杷樹上小憩，未察覺樹幹底部已遭族人先行鋸開，結果樹木因承受不住重量應聲而斷，ta'ay全部掉落於溪中被水流沖走，僅兩名倖存的ta'ay前來興師問罪，並且表示要往東方離去，之前教導賽夏族人耕種的農作物仍會豐收，但須每年祭拜ta'ay，以撫慰其遭迫害的靈魂。剛開始族人以為不以為意，並未依其指示祭拜，結果次年便發生農事欠收的災害。族人因懼怕ta'ay的靈魂繼續報復，便決定在每年的秋末農事收成後舉行Pasta'ay，藉此祭祀矮靈以平息亡魂。

新竹縣五峰鄉賽夏族文化藝術協會理事長朱劍鳴表示，Pasta'ay祭典源於族人與ta'ay之間的恩怨紛爭，ta'ay教導賽夏族人農作技術與生活知識，讓他們能豐收溫飽，對族人來說，這場祭儀是夾雜著恩怨糾葛的複雜情緒，而非如其他族群祈求豐收的歡樂氣氛，百年以來，族人皆以嚴謹且具有規律制度的祭儀，傳達對ta'ay的敬畏與感念，並祈求ta'ay能為族人消災祈福。

充分展現老人家的智慧的papoe'oe

日據時期，統治者擔心原住民族集會結社的祭儀會萌生叛亂的契機，因而限縮或禁止各族群舉行祭儀，賽夏族的Pasta'ay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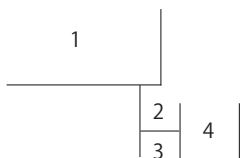


圖1：每逢巴斯達隘祭典，族人會舉行三天三夜的娛靈歌舞。

圖2至4：各姓氏青年代表依總主祭指示，前往山上砍伐臺灣赤楊，合力抬回祭場中，由在場青年一起折斷，並將樹枝隨即丟向東方，結束送靈儀式。





從每年舉行變成兩年一次。賽夏族分為南群（苗栗縣南庄鄉）、北群（新竹縣五峰鄉），兩地向來都是以朱家為主導整場祭儀。傳說這是因僅存的兩位ta'ay在教導族人練唱祭歌時，只有朱家人可以完全背誦，頗能傳承ta'ay的智慧，因此交付其重任。

Pasta'ay的祭儀是從「papoe'oe（結草約期）」開始，歷時約1個多月的時間。傳統的結期儀式是由南（南庄）、北（五峰）祭團雙方每兩年輪流赴對方祭團舉行，由雙方朱家長老先行商議出Pasta'ay的舉行時間，傳統上南群會提早一天舉行，在會議上雙方也要將過去兩年可能存在的恩怨攤開明講，在彼此毫無罣礙的情況下，以結期儀式向ta'ay告知祭儀即將開始。

過去祖先透過觀察植物顏色、天候決定舉行時間點，並以芒草打結計算時辰。延續傳統，南、北祭團的長老也會在確定舉行日期後，將芒草打上數個結，每一結代表一天，從結期開始每過一天便剪掉一個結，待芒草上的結全數剪完，Pasta'ay儀式也就正式開始。

自結期開始，ta'ay便隨時會來到賽夏族的生活領域中，因此族人均需以嚴肅的心情面對。並且遵守ta'ay的叮嚀：不可口出穢言、和睦相處、夫妻不能吵架、不可打小孩，這期間不可亂丟石頭、山上狩獵用的陷阱也要先收回，避免不小心傷及ta'ay。此外，祭典期間，外人不能隨便進出祭屋旁的靈屋及廚房、不得碰觸舞帽、神物，以及

所有參與的族人、遊客都需先到祭屋繫上芒草等，所有參與祭儀的人皆必須嚴守規定，以祈求平安與祭典順遂。

十年大祭 以紅白旗繞場分享榮耀與福氣

而十年大祭最大的特色，是朱家為酬謝夏家的恩情，在祭典中以象徵性的紅白祭旗繞場，並進行兩家相互餽贈與回謝的儀式。ta'ay曾教導族人要與他人和平相處，各姓氏族人間要互相尊重，避免發生姓氏滅絕的命運。

相傳賽夏族人數最多的朱家，曾面臨人口凋零到幾近滅亡的命運，夏家為了讓朱家延續後代，便無私地將年輕女兒許配給朱家，才讓朱家人丁得以再度枝葉繁盛。因此，朱家為了表達感謝之意，特別贈送紅旗給夏家，每逢十年大祭時，夏家便會準備一根筆直聳天的長竹，上頭懸掛朱家贈送的紅旗與夏家製作的白旗，紅白大旗十年才可一會。祭典期間，不定時由夏家長老與特定族人共同揹負環繞祭場，與在場族人分享夏家的榮耀與福氣，祭典結束之後，祭旗也必須被銷毀，從製作、到銷毀的過程皆由夏家秘密進行。



1	2	3
4	5	
	6	

圖1：各姓氏青年集聚廣場準備上山砍赤楊，在祭場的入口與族人高唱「挽行歌」。

圖2：族人砍回赤楊後橫架於祭場，在場族人輪流跳高抓芒草（但不可觸摸到赤楊），若有抓到芒草者，即表示可得到ta'ay的祝福。

圖3：象徵Pasta'ay十年大祭的紅白祭旗，不定時由夏家長老及特定姓氏族人抬旗繞祭場。

圖4：於上坪溪邊六大姓分組進行野炊，準備豐盛的餐宴以恭送ta'ay。

圖5：上坪溪畔恭奉ta'ay的祭品。

圖6：由朱姓總主祭召集各姓氏主祭及長老代表，集體肅穆地面向東方恭送ta'ay，並祈求保佑族人平安。

向東方恭請ta'ay降臨，接著由總主祭與頭目訓示一番，凝聚族人向心力，再繼續歌舞到天明。

有別於祭場中的肅穆氣氛，最後一天上坪溪邊的恭送ta'ay，則是充滿歡樂和諧的氛圍。一早族人便帶著豬肉、溪魚、小米酒等食材來到河邊礫石上，六大姓分成小組開始砍材架鍋進行炊煮，準備以豐盛的餐宴與ta'ay共享，並以歡樂的舞蹈、嘹亮的歌聲，歡送ta'ay向東方離去，正式結束Pasta'ay祭典。

Pasta'ay象徵賽夏族的精神信仰，傳遞祖先諄諄叮嚀後代必須遵守的價值觀與信念：人與人、族群與族群、國與國彼此和平共處、相互尊重的精神。朱劍鳴深切地希望族人要珍惜並且重視傳統祭典文化的意義，過去因顧慮儀式的莊嚴與嚴肅性，老人家較不喜歡開放給外人參與，但隨著時代變遷，考量到文化除了保存仍需藉由發揚來延續，因此在不減損文化本質的情況下適度開放，讓外界有機會深入了解賽夏族文化，並且傳遞Pasta'ay的精神，但相對地也期待參與者能以尊重的謹慎態度，來參與他們的的文化。❖

迎靈、娛靈、送靈 傳遞相互尊重的精神

從祭祖迎靈、娛靈、送靈到溪邊恭送矮靈的祭典過程中，以完整且嚴謹的16首祭歌主導祭儀的進行。第二天凌晨5點開始的迎靈儀式，工作人員將「白」由祭屋中緩緩移出，全體族人聚集至祭屋前恭唱迎靈歌，婦女們則圍白搗米，之後再交由朱家媳婦、女婿打成糕餅，恭奉ta'ay後與族人就地共享。

迎靈之後，連續三天從日落到翌日太陽升起的娛靈歌舞是祭典的重頭戲，族人穿著傳統服飾，身揹賽夏族的臀鈴，首先由趙姓族人從祭屋內起音領唱第一章迎靈歌，引領朱姓及其他姓氏族人雙手交錯一字排開，往祭場方向前進，氣氛莊嚴而神祕，低聲反覆吟唱著矮靈祭歌，配合旋律悠緩擺動身軀、踩踏著舞步，並在各姓氏舞帽的引領下，以渦漩式的圖案在祭場中央變化著；直到午夜零時歌舞暫歇，因族人認為這時ta'ay會從東方光明處到來，所以全體面





素人開唱 來自土地的歌聲

第二季Vulayan圓夢舞台

文／林國瑛 圖／Vulayan圓夢舞台節目提供

為了傳承部落的好聲音及珍貴的古調，打造下一個原住民巨星，原視於104年5月創生了以原住民為主軸的歌唱選秀節目「Vulayan圓夢舞台」，播出後受到廣大的迴響。105年推出第二季，更期望透過母語創作、歌謠採集，帶領參賽音樂人回歸部落，展現音樂天分的同時也能重新感受自身文化的本質。

製作團隊在第二季延攬更堅強的師資陣容，期望打造更精彩的「Vulayan圓夢舞台」。擔任節目音樂總監李守信，本身為太魯閣族人，在音樂圈中人稱小白老師，亦為天后張惠妹的御用鼓手，在第二季節目中身負為圓夢舞台參賽者重新編曲的重責大任；曾獲金曲獎最佳原住民歌手的傜菖·巴西瓦里擔任文化導師一職，帶領參賽者走進部落、認識孕育

自身文化的土地。阿美族出身的他堅持以母語創作，近年漸漸在國際嶄露頭角，他說：「原住民音樂人並不孤單，我希望透過這個節目，讓臺灣原住民歌手走上國際舞台。」

重新編曲 讓音樂回到本質

「我堅持第二季要比第一季更具特色，所以在製作環節處處用心，舉例來說，我們為每



位參賽者的選唱音樂重新編曲，找出符合歌手與製作方的平衡點，讓每位參賽者在舞台上都能盡情發揮。」身兼樂手、編曲與樂團指揮的小白表示。

與一般選秀節目反其道而行，圓夢舞台的編曲不強調高亢的副歌、炫麗的歌唱技巧搏觀眾目光，而是期望從身心靈回歸音樂本質。小白感性地說道：「當你看著這些歌手回到部落，認識原鄉的母語音樂、跟著老學習吟唱歌謠、第一次嘗試用母語創作，最後帶著自信站上舞台，把源於母體文化的音樂帶給觀眾，就像一陣從東海岸吹來的風。整個節目充滿大自然印象，也創造出海浪般的韻律感，這種多層次的選秀才是我們想做的。」

用母語創作自己的音樂

擔任文化導師的偕荖·巴西瓦里，除了提供參賽者登台比賽和音樂編曲方面的建議之外，也鼓勵原住民歌手以自身的母語創作，期待讓更多人懂得用音樂表現臺灣原住民族精彩的多元文化。

偕荖·巴西瓦里表示，音樂是世界共通的語言，原住民音樂風格獨特，深受歐美日樂迷喜愛，具有站上國際的潛力；可惜的是，很多原住民歌手受當今華語流行市場限制，有時會迷失自己，喪失了音樂的本質，「其實母語才是我們最大的優勢，當原住民用母語歌唱，可以將歌唱技巧表現得很好，而且歌聲源自於自身的文化，唱歌時所流露的感情更加真實。」

原住民音樂人在創作與演唱上跳脫一般流行音樂圈的思維，沒有框架限制，只要不一味地跟著流行音樂走，懂得發現問題加以改善，再加上以母語為創作基礎與國外樂手合作，一定能創造全新火花。

1	2
	3

圖1：第二季圓夢舞台海選音樂Party。

圖2：第二季主持人李宣榕。

圖3：第二季圓夢舞台海選音樂Party主持人夏宇童。

發掘潛力，讓素人變巨星

第一季參賽者多有駐唱或音樂相關背景，非初生之犢，台風大方穩健；第二季參賽者素人歌手較多，對此小白感到既憂且喜。他表示，第二季參賽者普遍缺少音樂專業知識，磨合期長，加上第二季針對每位選手的音樂重新編曲，製作時間多了好幾倍；但素人歌手猶如未琢磨的璞玉，具有很高的可塑性與企圖心，只要給予其機會與時間，其爆發力往往會出乎大家的想像。在整個選秀過程中，小白與其它導師陪著參賽者一步步地成長、發光，帶給他們很多感動。

一般歌唱節目都是在上台前才會與歌手對key，第二季節目則提早到正式錄製前一個月就先讓歌手與製作方對key，並進行編曲，到錄製前一週再進行彩排。這些素人歌手中，有人是上班族，有人是學生，為了一圓音樂夢、追求更具水準的表現，他們配合度極高，不辭舟車勞頓，一直到節目正式錄影前一刻，都還在嘗試如何讓雙方展現出最好的實力。Vulayan圓夢舞台用心至此，為的就是讓每位參賽者在舞台上都能保持最具自信的狀態，詮釋出屬於這塊土地的聲音。

離開教室 走出去！

Vulayan圓夢舞台第二季首度走出攝影棚，讓參賽者親身至部落體驗文化。「第一季節目仍在教室中，參賽者對節目的認知還是傳統的選秀歌唱比賽；到了第二季，參賽者走進部落，直接去看、去聽、去感受，所有人的學習態度與感官都在環境中被徹底打開。」偕茗·巴西瓦里說。

由於直接到部落出外景，讓參賽者們真切地發現「做自己比做別人快樂」，這樣的體驗對於參賽者自我認同的啟發與意義，已超越節目比賽本身。「我們想在參賽者心中種下種子，期待這顆種子在未來萌芽。這些原住民歌手在不是自己母體文化價值觀的城市中成長，沒人給予他們確切的方向，節目



上：第二季圓夢舞台團隊堅強，打造更精彩的節目目，流行導師洪敬堯(中)，文化導師偕茗·巴西瓦里(左)，音樂總監李守信(右)。

下：節目帶領參賽者走進部落，從心感受自身的文化，進而創作出更有生命力的音樂。

則提供實質上的協助。未來，期望讓了解的人帶領還不了解的人，不了解的人請教知道的人，原住民音樂人一定能在音樂舞台上發光發熱。」

圓夢下一步

對入圍第二季比賽的素人歌手來說，無論在精神或實質意義上，這個節目都是真正的「圓夢舞台」：除了以樂會友，認識更多投注在原住民音樂上的歌手，提升自己的音樂實力，還能獲得出專屬合輯的機會，參賽者莫不把握難得機會，以嚴肅的心態面對自己的音樂。

對於Vulayan圓夢舞台第二季，小白期許：「這次花了很多時間為每位歌手量身打造重新編曲，也紀錄下歌手返鄉拜訪部落、探索母語尋根的過程，希望圓夢舞台能呈現更具深層意義的價值。」

下一步呢？偕茗·巴西瓦里表示：「臺灣原住民語源自南島語系，本就是國際語言的分支，未來的第三季、第四季，我們期待離開臺灣，前往南島，例如菲律賓、關島、印尼、馬達加斯加，與當地音樂人直接交流互動，打開原住民音樂更多的可塑性。」❖

二個同為南島語族的原住民族現代舞團，臺灣「蒂摩爾古薪舞」柔美內斂，紐西蘭「黑色優雅」(Black Grace)強悍外放，相異的風格反映族群各自的文化演變。二團共製的舞作《在一起 2 Gather》並不試圖在異中求同，更非套用某種單一的原則框架，而是雙方在看見彼此的不同之後，相互傾聽，並讚揚差異。

彼此傾聽，讚揚差異

蒂摩爾古薪舞集 X 黑色優雅 臺紐共製舞作《在一起 2 Gather》

文／賴柔蒨 圖／鄭乃華、原文會提供





上：黑色優雅藝術總監暨編舞尼爾·耶雷米亞（Neil Ilermia）。

下：蒂摩爾古薪舞集藝術總監路之·瑪迪霖（左），及舞蹈總監暨編舞巴魯·瑪迪霖（右）。

開場，昏暗的燈光中8名舞者幽微地左右擺盪，營造靜謐氛圍，肢體柔中帶剛如波浪流動，漸次增強。《在一起 2 Gather》首段以「海」的意象呼應近代學者考據臺灣為南島民族的母親，「雖然我們分別生活在臺灣及紐西蘭，但是我們來自同一個根源。」蒂摩爾古薪舞集舞蹈總監暨編舞巴魯·瑪迪霖，以此作為創作的靈感，呈現5,000年前毛利人乘著舟筏飄揚過海落腳紐西蘭，以及彼此來自同一血緣的脈絡。

山谷與海洋的相遇 融會共同與差異

臺灣與紐西蘭首度共製的舞蹈作品《在一起 2 Gather》，於今年9月臺北藝術節首演後進行微幅調整，11月中再於2016 Pulima藝術節演出，票券在開演前已售罄。一般的國際共製舞作多為一方編舞家替

另一方舞團編舞，然而《在一起 2 Gather》則由黑色優雅藝術總監暨編舞尼爾·耶雷米亞（Neil Ilermia），與蒂摩爾古薪舞集的巴魯·瑪迪霖共同創作，雙方各派4名舞者一齊演出。

這場合作談了近3年，今年夏天，生長於海洋國度的黑色優雅，來到坐落在屏東三地門山谷中的蒂摩爾古薪舞集，二個舞團一起密集工作排練數週。資深的黑色優雅與年輕的蒂摩爾古薪舞集，團齡相差10年，舞蹈風格迥異，排練過程幾經拉扯，在衝突中彼此磨合，更遭遇梅姬颱風來襲，導致排練室淹水，而不得不暫停排練工作。

然而，強風豪雨雖然摧毀了蒂摩爾古薪舞集的排練室，卻幫助這個作品重新找到合作的平衡點，兩個舞團在停水停電的颱風夜中，放下磨合中的浮躁與不安，靜下心傾聽彼此的差異，從心靈到身體找尋到「在一起」的契機。

舞作以合、分、分、合4個段落進行，既獨立表現彼此特質又互相對話找尋相同處，呈現二團截然不同的創作風格與表達方式，共同詮釋當代語境下的「在一起」。第二段一開始，排灣族古調低吟，呼吸先行，身體下沉，動作以「畫圓」為基底延展變異，猶如蛇般纏繞的姿態。巴魯以「什麼會讓人和人在一起」的觀點進行思考，以排灣族同心圓的概念作為編舞構想，「排灣族的圓很有趣，不管你往左邊走，或往右邊走，大家始終都會聚在一起。」

蒂摩爾古薪舞集的肢體源自排灣族的傳統古調歌謠，「用聲音找出自己的身體，而不是用身體找出身體。」藝術總監路之·瑪迪霖如此描述：「巴魯將我們地磨兒部落的勇士舞轉化成當代的身體。」藉由肢體的表現，他們希望讓觀眾看見一個屬於地磨兒部落、排灣族現代舞語彙及身體。蒂摩爾古薪舞集一路走來，舞者皆長居於部落中，排練的第一步是吟唱老人家的歌以靜心，自成一套「排灣族身體訓練方式」，這也讓其舞者在台上散發出強烈的群體感。

你的文化是什麼？ 在共同中體現彼此差異

蒂摩爾古薪舞集所編導的《在一起 2 Gather》段落，在單人、雙人與群舞間轉化，動作排列組合間展現一致的流動性，踏步與動作具有鮮明的族群共同特色；相較之下，接續的第三段黑色優雅則是以外放的肢體撞擊觀眾，並突顯舞者個人特色。

黑色優雅以力道帶動身體的縮與放，俐落的拍打軀體、跳躍、旋轉、跑步，獨舞、群舞皆具備明快的節奏與速度，動作中有毛利人戰舞（Haka）的符碼。穿插使用英語、原住民語的短劇，演出充滿喜感。4名身形差異頗大的舞者在舞台上各有相異的身體表情，結合吟唱、拍手打節奏，與民俗、鄉村、電子音樂，強悍的肢體風格中展現黑色優雅多元豐富的舞台樣貌。

在創作初期，尼爾向他的舞者提出一個問題：「你認為你的文化是什麼？」這個問題並不在於探討族群認同，而是全球脈絡底下更加宏觀的省思，「我認為歷史造就了各方面的錯置、移位（dislocation）。人們總認為要固守傳統，雖然這是件很美好的事，但我同時也感興趣於我們的根源是如何經過時代的演化與改變，進而成為如今這個樣子的過程。」尼爾想探究的是每個個體對整個大社會，乃至世界的文化認同，而非僅限於傳統文化。

出生於紐西蘭的尼爾身上流著薩摩亞的血液，19歲開始學芭蕾舞這項對他來講很「外國的」身體表演，爾後至今30年的舞蹈生涯中，他旅行世界各地巡演，「我在紐西蘭這個我稱之為家、我愛的地方，感覺自己像是個外來者；這跟我和父母一起回到西薩摩亞的感覺一樣，我已經16年沒回去過了，我對那裡感到很陌生。這些感受讓我覺得很沮喪，然而經過很長一段時間我才了解，原來我是一個地球公民，我屬於一個更大的家庭。」族群文化永遠是他的驅動力，然而創作者不能讓原住民性（Indigeneity）超越創意和表現方式，他不喜歡被稱為「來自薩摩亞的藝術家」，他就是一個「藝術家」，而藝術家就是要不斷突破來自傳統的、肢體的、藝術的各種界線，自我超越。

黑色優雅成立於1995年，當時紐西蘭的表演藝術圈鮮少如他一樣具有島民背景的人，在主流舞團期間尼爾跳的都是歐美的故事，「沒人會談我所居住的、紐西蘭窮困的區域，他們不講我祖先的文化，所以我成立黑色優雅就是為了講這些故事。」黑色優雅著眼於毛利與太平洋島民的原住民族舞蹈，也融入紐西蘭的當代特色。

尼爾表示，紐西蘭有種陽剛特質，好比紐西蘭人都非常熱愛運動，以及森林、高山、海洋遼闊宏偉的地景，「作為一個在這樣的環境長大的小孩，看到空無一人的整片草原，你唯一想做的就只有奔跑。」因此黑色優雅的作品總是帶有強烈的運動感，力量飽滿。

在一起 我們是相似而又獨立的個體

舞作最後一段，8名舞者交錯演繹二位編舞家的風格，襯著重拍鼓點，同時在台上進行單人、雙人舞錯落有致，為全作能量匯聚的高峰，同時呈現蒂摩爾古薪舞集的和諧韻律，以及黑色優雅的陽剛與速度感，這也反映尼爾對於這次合作的追求，「編舞家如何在舞台上展現個體的差異性和獨特性。」對他而言，族群的根源永遠都在，他始終信仰自己的傳統文化，然而也相信文化的演進造就每個人的獨特性。《在一起 2 Gather》所要傳達的，正是兩族群源自於同一血緣，彼此經歷過不同的遭遇，開散創造出多元燦爛的文化，進而在差異中找尋共同脈絡，在相似間讚揚彼此的差異。❖



2 0 1 6 P u l i m a 藝 術 獎

以藝術創作體現生命經驗

文／賴柔蒨 圖／劉德媛、余念梓、冉而山劇場提供 採訪協助／冉而山劇場、林介文、杜寒菴、安聖惠

2016 Pulima藝術獎評審團獎及首獎得獎者出爐，《永恆的妮雅廬》呈現冉而山劇場致力探索儀式舞樂、部落劇場的理念；杜寒菴以《那是留給孩子的，請別拿走！！》強悍批判外來觀光客對於部落傳統的不尊重；林介文將自身孕育新生命的經驗化作《Mshjil（孕育生命的人）》；安聖惠的《消失前的最後嘆息》反映她重新扎根魯凱族文化後的感嘆。



2016 Pulima藝術獎頒獎典禮於11月4日在高雄市立美術館舉行。

2016 Pulima藝術獎頒獎典禮於11月4日在高雄市立美術館雕塑大廳舉行，同時宣告2016 Pulima藝術獎展覽正式開幕。高美館館長李玉玲表示，高美館長年關注原住民族藝術，典藏諸多當代原住民藝術家的作品，並於2007年開始推動「南島當代藝術計畫」，今年Pulima藝術獎首度移師南部於高美館舉行，讓甫上任的她覺得別具意義。原文會董事長卜袞·伊斯瑪哈單·伊斯立端以「每個民族都有一扇看世界的窗」說明原文會舉辦Pulima藝術節的宗旨，當代原住民藝術家透過文學、音樂、藝術的窗讓世人認識自己的文化，和祖先一樣創造世界的和諧與多元性。Pulima藝術節藝術總監蘇達說：「提供舞台讓創作者的才華被看見，是我們的使命。」透過Pulima藝術節和藝術獎，觀眾將更認識腳踩的這片土地所誕生的多元文化。



《永恆的妮雅廬》旨在探討部落的存在，以及現代文明進入社會後的變遷與拉扯。
（余念梓攝影）

為提升原住民藝術文化的能量與能見度，Pulima藝術節歷屆皆舉辦「Pulima藝術獎」以鼓勵原住民藝術創作者，本屆首獎3件分別為：杜寒崧《那是留給孩子的，請別拿走！！》、林介文《Mshjil（孕育生命的人）》、安聖惠（峨冷·魯魯安）《消失前的最後嘆息》，評審團獎為冉而山劇場團長阿道·巴辣夫·冉而山所創作之劇作《永恆的妮雅廬》，以及優選作品6件、入選作品9件。頒獎典禮特別邀請給予獲獎人在創作道路上啟發與影響的相關人士擔任頒獎人，呈現藝術的傳承與情感的流動。評審認為本屆作品更具當代性，能廣泛地觸及部落、族群處境等大面向議題，並以新鮮的藝術語言、強烈的風格表現藝術家自身的生命經驗。

評審團獎

阿道·巴辣夫·冉而山（冉而山劇場） 《永恆的妮雅廬》

《永恆的妮雅廬》首演於2014 Pulima藝術節，隔年進行部落巡演。回到起點，再展新象，劇團新作《Mayaw Kakalawan星星一颯沓啦旦老Sakala-tamdaw》首演便獻給本屆Pulima藝術節。

頒獎人為長年關注原住民當代藝術的評論人林育世，他認為這個獎項確認了資深原住民劇場工作者阿道與冉而山劇場對原住民當代劇場貢獻，他說：「阿道帶我們了解部落劇場完整的概念……在阿道的劇場中永恆的主角是部落，這個獎我想不只是頒給阿道，也不只是頒給冉而山劇場，而是頒給永遠存在阿道心中的部落。」

冉而山劇場藝術行政，同時也是團長阿道的妻子阿緹蓉代表出席，她表示，《永恆的妮雅廬》在探討「部落的存在」，涉及原住民族被殖民的歷史，以及部落夾在現代文明與傳統文化之間的拉扯、遷就與委屈。無文本，非敘事結構穿插神話故事，沒有直接猛烈的批判，卻能以溫馴的力量切中要害，如劇中一幕鋼管女郎跳舞的背後襯著深沉悠遠的古調，抽絲剝繭出原住民社會面臨的問題並引領觀眾思考。



冉而山劇場藝術行政阿緹蓉代表她的先生阿道·巴辣夫·冉而山領獎。

冉而山的排練沒有戲劇指導，阿道希望誘發演員最真實的特質，由演員自行決定演出內容，以其內在最深切的渴望、想望來呼應劇作脈絡，抽掉戲劇的樣板後，冉而山的劇作皆具有普世性，進而引發大眾共鳴，一如《永恆的妮雅廬》雖在探討文明、現代，最後卻能映射出人的內在。阿緹蓉在場朗讀阿道的得獎心情，阿道說：「冉而山劇場將繼續秉持虛懷若谷的心探索劇場奧妙，並且用力展演老祖先的叮嚀和期待。」

首獎

杜寒菘

《那是留給孩子的，請別拿走！！》

作品占據展場一角，以懾人的魄力吸引觀者目光，觀看的同時感覺作品正回視著觀者，以無聲的訴求，要求觀者張大眼睛好好感受其批判主題。杜寒菘說，作品名稱是雕塑人物——背上老人正在說的話：「那是留給孩子的，請別拿走！！」指的正是人物手上拿著魯凱族的石板，而這句話源自杜寒菘過去的回憶。

魯凱族人由舊好茶遷村至新好茶後，持續有遊客到舊部落觀光，順手把佇立在部落的石板屋拆下石板當紀念品帶走。杜寒菘談起過往曾親眼看到的一幕，一位年輕的登山客拿了一塊石板放進背包準備下山，部落長輩很溫柔地對著他說：「孩子你把這個石板帶下去，我們的老人家也會跟著你下去喔。」他當下馬上明白這句話的意思，但那位登山客不明白，仍然執意將不屬於他的石板帶下山。

石板屋是魯凱族人歷代傳承的文化資產，象徵「祖先的容顏」，族人雖已搬遷，舊部落深藏在荒煙蔓草中，但仍是他們的祖居地以及家園，族人仍會定期回去祭拜，魯凱族人傳統採室內葬，先人埋藏於石板祖屋中，代代守護著石板屋與土地，祖先的靈魂都留存在家屋中被石板溫暖地包覆著，當石板被取走，祖先將不再溫暖。

杜寒菘的作品中，人物一手拿石板，另一手拿手機，牆面一幅畫是石板屋，另一幅是被取走一塊而永遠空缺的石板，人物的雙腳與土地融合，代表他的魂已經被釘在這塊土地上跟老人家結合在一起，除非他放下石板。

杜寒菘以雕塑及畫作批判現今觀光客對於原住民族文化的不尊重。



頒獎人由杜寒菰父親，人稱杜爸的杜冬振擔任，杜媽媽也上台共同分享榮耀，氣氛感人。杜寒菰年幼時曾因色盲逃避畫畫，甚至走上歧路，幸而父母費心栽培與等待，他重拾畫筆，並創造出獨樹一格的畫風，這些年來父母也透過作品了解他內在與外在的轉變，而小時候百般不願被父親帶上山蓋石板屋的記憶，點滴累積成他對於部落的情感與認同，造就他今日以部落故事為創作核心的契機，他表示：「我要永遠記錄我父親、爺爺走過的路，那才是真正的感情。」

首獎

林介文 《Mshjil（孕育生命的人）》

承續上一屆Pulima藝術獎首獎作品〈我是女人〉的意涵與手法，從女人轉變為母親的林介文，以作品紀錄自己從懷孕到生產的過程，誕生這次表達「我是媽媽」的作品——《Mshjil（孕育生命的人）》。

作品結合錄像、軟雕塑等複合媒材裝置占據大半展廳，細膩的顏色徜徉著生命的喜悅，作品以靜謐的姿態散發溫暖的氣氛。牆面上的圓型手織布軟雕塑代表生命的源頭，是整套作品的起點，人髮、苧麻線與織布融合的部分則象徵每個人生命中都曾經歷的某種程度的死亡以及重生。

影片由林介文的先生，義大利籍影像工作者托瑪索·穆奇掌鏡，以藝術家編撰的寓言故事為影片軸線，拍攝過程長達二年。片中林介文剃去頭髮，當她得知懷孕時，便決定以自己的頭髮進行關於生命的創作，影片運用許多線性符碼，譬如河裡面洗苧麻線，苧麻變為重生的頭髮，皆在呼應其織布的創作核心。

林介文的作品一直以來都蘊含濃厚的女性象徵，部落織女是影響她創作的關鍵，林介文說，織布是太魯閣族文化中很重要的生命元素，「我透過織布來講述生命。」她爽朗打趣地說，身為媽媽的她，現在創作最大轉變是要「快、狠、準，沒有時間慢慢拖磨，去想『再給我一點感覺』這種事情了。」在台上從本屆評審曾媚珍手中領取獎項時，她溫柔但堅毅地說道：「身為母親又不想放棄創作，我跟自己說要更勇敢、更誠實的面對自己，不斷用雙手為大家帶來美好的東西。」



林介文以錄像、軟雕塑及織布記錄自己成為母親的過程，將生命經驗反應在藝術作品之上。



首獎

安聖惠（峨冷·魯魯安） 《消失前的最後嘆息》

踏進展廳即被襲捲而來的黑色浪潮淹沒，不只是視覺，更因為系列作品間彼此層疊出來的憂傷；整組作品的造形美感與深層意涵讓觀者不知不覺駐足良久觀賞，或自我投射，或試著明白藝術家的嘆息為何。

安聖惠表示，作品靈感始於她被提名2014年威尼斯雙年展時，高美館前館長，同時也是這次頒獎人的李俊賢對她提出的「大魯凱現象」題目，當時的提議落在她心中成了種子，逐漸萌芽，於今開花。因為這顆種子，她重新回到部落和老人家對談，從底層開始學習魯凱文化的精神。

某次在阿禮部落與長輩的對話中，老人家感嘆時代的變化、消逝的舊時景象，自己的族人、孩子與部落的關係的驟變，讓她有了強烈而深刻的衝擊，造就了作品的誕生，「透過對話我重新咀嚼養育我的土地，給我最美的是什麼？於是開始出現不同的作品組件。」作品結合畫作、軟雕塑、編織，包含〈分享、獵人、母親〉、〈母親的花園〉、〈蔓生的六角編織〉等系列，展現她不斷思辨自己跟部落、土地與魯凱族之間的關係，並將抽象感受具象化。

作品旨在表達變化快速的時代中，人該有的樣貌與人和土地的關係已經不再。安聖惠直言道：「一個沒有經歷那個年代的人，是很難理解那種情感，很難想像人跟土地能如此地緊密。」她期待，觀者或許能在藝術家的嘆息中反思自身與周圍大自然的關係。❖



安聖惠期待藉由作品，
可讓觀者反思自身與周圍大自然的關係。



樂團、音樂廠牌、巡演公司三方協力

澳洲提維群島 B 2 M 樂團

等待，然後前行

文／賴柔蒨 圖／劉德媛 採訪協助／B2M、Mark Grose、Louise Partos

擔任2016 Pulima藝術節表演團體的B2M樂團，首次來到臺灣演出。來自澳洲提維群島的他們，當初為了取得部落長輩的認同，成軍10年後才得以發片；而所屬音樂廠牌Skinnyfish Music不願讓B2M毫無特色的發片然後消失，願意一路等待他們淬鍊出專屬提維的音樂；巡演經紀公司Artback NT扎根部落，逐步將樂團推向國際。樂團、音樂廠牌、巡演公司三方協力的夥伴關係及經驗，期望能提供臺灣原住民藝術文化工作者參考借鏡。



Artback NT執行總監Louise Partos。



Skinnyfish Music創辦人Mark Grose。



B2M團長Jeffery Simon。

來自澳洲提維群島 (Tiwi Islands) 的R&B樂團B2M (Bathurst to Melville)，6位表演者站上Pulima藝術獎表演舞台，他們以鼓、吉他、鍵盤與充滿生命力的歌聲，帶來多首精彩歌曲，現場氣氛逐漸沸騰。演唱至最後一首歌時，現場多位藝術獎得獎者起身隨音樂擺動，大家雙手交叉牽起跳舞，呈現如同在部落的凝聚力，台下的觀眾則雙手打拍子，表演者與觀眾共同浸淫在音樂裡，和諧愉悅的氣氛在空間中迴盪。

音樂總能跨越語言藩籬直擊人心，引發共鳴。B2M的歌聲渾厚充滿力量，情感真摯，合音層次分明，以部落歌謠融入當代流行音樂旋律，唱出專屬提維的風格，標誌著他們在流行音樂中的獨特位置。

2004年成軍的B2M，是提維群島第一個也是目前唯一的流行音樂團體，詞、曲皆與部落文化息息相關，他們用音樂傳遞提維文化。首張專輯正式發行之前，即入圍了澳洲大陸的澳洲原住民卓越成就獎「Deadly Awards」。從提維群島出發，踏上北領地，走向澳洲大陸，乃至世界，身為原住民的他們這一路走來並非一帆風順，甚至幾經波折。

Skinnyfish Music 讓原住民音樂回到部落中

B2M樂團成立於部落最艱困的時候，團長Jeffery Simon說，當時部落是全世界高自殺率的地區之一，毒品與酒精非常氾濫，他和自家兄弟們決定開始創作，希望以音樂作為傳遞正面訊息的媒介，他們期待藉此幫助部落，特別是年輕人，重新找回自信與希望。

專門發行原住民音樂廠牌Skinnyfish Music，創辦人之一Mark Grose笑說，B2M一開始聽起來就和其他所有R&B男孩團體一樣，沒有特別之處，「但是我們很積極地跟他們合作，因為B2M能唱也能創作，更因為他們是提維群島在音樂界唯一的代表。」

Skinnyfish Music於1999年成立於達爾文 (Darwin)，由Mark Grose和Michael Hohnen創辦，Grose在公司成立之前就在部落工作，「我發現部落的人只聽流行歌，他們沒有任何管道可以聽到屬於自己部落的音樂，所以我們決定成立音樂廠牌，讓原住民音樂回到部落裡。」

以時間等待文化的淬鍊與音樂的成熟

Skinnyfish Music聚焦澳洲北部這片原住民人口最多的區域，他們與部落合作，積極挖掘並培養新興音樂人。澳洲北部分布著不同語言、文化的原住民族部落，多年來Skinnyfish Music成功與各部落合作，更拓及西部和大陸，「但沒有音樂人是來自提維

群島的，廣大聽眾也幾乎沒有人聽過提維群島的音樂。」Grose說，以前他幾乎不曾聽B2M的團員講母語，他們只和自己人用母語對話，一旦有外人就講英文，「有時候你會認為提維文化已經消失了，但事實並非如此，它只是潛藏在表面之下。」Grose與合夥人因而堅持B2M的音樂必需融入提維文化的本源。

然而提維文化與其他原住民族文化最大的不同，在於其隱密性。Simon表示，提維文化不能與世界分享，文化規範十分嚴謹，在取得部落宗族長老允許之前，他們不能任意吟唱古調，更別說要與流行音樂結合。為了得到老人家的信任，團員積極參與祭典儀式，展現領導力。Simon說明，提維古調世代傳承，其曲調樂式幾乎跟5、6萬年前一模一樣，因此必須百分之百了解部落的文化內涵，才能正確吟唱。他們重新學習部落文化的過程將近10年，某一天部落長輩對他們說：「我想你們準備好了。」才確定B2M正式出道。發行首張專輯《家》（Home）時，他們特別將專輯先給予宗族長老聆聽，對於能得到部落長輩的肯定，他們感到很驕傲。

Grose說，Skinnyfish Music曾經和許多原住民音樂人合作，從沒遇過這種狀況，也顯示大眾對於提維文化的陌生。推廣原住民族音樂多年，Grose認為社會一直存在刻板印象，譬如主流社會總認為B2M一定會吹奏迪吉里杜（Didgeridoo，澳洲原住民族特有的吹管樂器），「但那不是他們的文化，提維群島的人不吹迪吉里杜。」

Simon表示，聽眾給他們許多正面回應，但種族歧視仍然存在。過去有段時間B2M巡演常遇到很多困難，曾

在墨爾本被警察無故刁難拘捕，「這是現實。作為原住民我們有過困難，但我們拚搏、奮鬥並前行。」

Artback NT 培養觀眾打開市場

B2M此次來臺巡演幕後推手，為在澳洲北領地成立21年的視覺藝術、音樂與表演藝術巡演經紀公司Artback NT。Artback NT和創作者或藝術組織合作，推廣北領地原住民族的當代／傳統舞蹈、戲劇、音樂、視覺藝術，B2M為旗下一員。Artback NT參與今年澳洲表演藝術市集（APAM，Australian Performing Arts Market），B2M為主推團體之一，在市集上與澳洲駐臺辦事處相遇，因此開啟來臺演出的合作機緣。

Artback NT積極參與各地藝術季，以及設於各部落的辦公室長期耕耘地方關係，透過口耳相傳，建立信任基礎，進而發掘創作者並與其合作。執行總監Louise Partos表示，這是需要長期一點一滴累積的工作，他們以漸進的方式推廣北領地原住民族藝術文化，第一次巡迴通常是小型的，反應不錯再漸次提升巡迴規模，終至全國與國際。

不論是部落或城市，北領地的原住民藝術觀眾群都十分稀少，為了加強宣傳效益，團隊會盡可能在活動前一、二天抵達，和部落居民面對面宣傳說明，「因為他們通常不會從電台、海報獲得消息，那不是他們的模式，所以如果你能去部落做工作坊，安排即興演出，讓居民口語傳播我們到此地的消息，人就會來看表演。對於北領地原住民創作者來說，最重要的是和其他當地原住民族連結。」因此，當Artback NT帶領北領地的團隊到雪梨演出時，一定會找當地的原住民團隊共演，增進創作交流，同時培養觀眾。

Partos認為這20年來，原住民族視覺藝術已漸漸被澳洲主流社會接受，屢見全國性展覽與媒體報導，社會討論度相當高。這可歸功於位在部落的藝術中心長期支持藝術創作，但推廣原住民族當代音樂、表演藝術的努力空間還很大。她特別指出，女性原住民想成為音樂人得格外努力，因為部落傳統對女性使用樂器、唱歌多有限制，為確保女性音樂創作者得到發展，他們會特別援助樂器、錄音室等設備，「否則她們沒有管道取得。」

Grose則提到音樂品質的重要性，他認為過去多數原住民音樂都沒有獲得良好的錄音品質，甚至沒有製作人，「如果當初遇到B2M時，我們什麼都不管便直接錄音發行專輯，那他們聽起來只會像其他世界上300多個R&B流行音樂團，然後就消失了，當他們經過時間與文化的洗禮後，提維的味道出來了，那才是錄製音樂的時候。」他衷心地說。❖

賽德克族語主播

I w a n

為了族語發聲

文／徐心怡

圖／林宜賢

採訪協助／依婉

眉溪部落是依婉從小生長的家鄉。

眉溪部落蝴蝶種類繁多。

夢谷瀑布是部落著名的地標。

「以前這裡四周都是鳳凰樹、松柏，沒有水泥橋，是座很美的吊橋。」一字一句，刻畫著小時候的居住風景，依婉的話語中有著濃濃的情感，這裡是南投縣仁愛鄉賽德克族眉溪部落，也是她出生成長的家鄉。

受限的環境 不受限的學習

來到南豐國小，依婉細數著小時候快樂的童年時光，放學一踏出校門，第一件事情就是往山上跑，並且「轉換語言」。

「我們在學校除了國語之外，其他語言一概不能講。」學校老師抓得嚴格，只要被抓到說出一句族語，就得罰上5元至10元不等的現金，在那個剝蒜頭1斤只能賺35元的年代，5元、10元對孩子無疑都是天價。

依婉笑說自己曾被罰上兩次，「都是太生氣了，在罵同學時脫口而出的！沒辦法，因為我從小就是講族語。」

眉溪部落的孩子們一出校門，會自動將國語轉為族語，大家講得順、講得溜，因為在那個年代，依婉的兒童玩伴、手足、其他長輩朋友以及鄰居都還是慣用族語表達，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下成長，即使學校罰則恫嚇他們，也無損她說得一口好族語。

從女兒身上啟發傳承的心念

19歲那年，礙於部落不再能提供更高等的學習以及工作機會，依婉移居臺中，也在

N a w e 依婉

素人站上主播台

素人出身的依婉，
在女兒的身上感受到族語傳承的重要性，
從未受過專業的新聞播報訓練的她，
在因緣際會下成為原視族語主播，
從恐懼到承負重責，
如今她要為族人發聲，傳承美麗的賽德克族語言。

Laqi Seediq
賽德克族的孩子

那段時間認識了丈夫，進而結婚生子，「可是我並沒有因此忘記族語，因為我跟家人都還是習慣以族語溝通。」

在都市的環境生活，她很難要自己的孩子學習族語，但她並不放棄，在生活中還是會用族語跟孩子溝通，「尤其是在生氣的時候。」依婉解釋：「族語有威嚴性，而且蘊含著我們的Gaya（規範），我常常用以前老人家說的話，告訴我的小孩——祖先都在你們的左右，看著你們長大。」

當小女兒上國小一年級時，老師知道他們家族流著賽德克血統，因此主動來問依婉，願不願意培訓孩子參加族語比賽？從那

時開始，依婉開始訓練小女兒學習講賽德克語，這一訓練就是3年。

「有時候她也會哭著說不想學了，因為很難，而且同學會笑她。」依婉說，女兒的遭遇她也曾經歷過，在這個社會，仍舊有人對原住民懷著貶抑的觀念，但她都鼓勵女兒：「你要做得更好，去得名，讓他們刮目相看！」

即使常常壓力大到躲在廁所邊哭邊學習族語，但女兒很爭氣，在國小三年級那年，獲得全國朗讀比賽第1名的佳績，這一個獎不僅替女兒贏回同學們的尊重與掌聲，同時也啟發了依婉傳承的心念。

「她在台上比賽的時候，我躲在後面看，旁邊很多賽德克族人，我很緊張，怕聽到族人議論她說得不好。」但是依婉多慮了，老人家讚嘆地說：「這是誰家的孩子？怎

麼可以說得這麼好？聽得都起雞皮疙瘩了！」

「我聽到時感動的哭了，回家告訴先生，開了13年的書局不經營了，我要去做傳承的工作。」依婉感謝地說，當時先生聽到後第一時間的反應，是支持。

家人與夥伴的鼓勵 扶持挫折與失敗

她開始一連串的努力，先是通過族語認證，隨後到部落各學校教導族語，由於部落之間腹地寬廣，即使一天只有5堂課，也要奔忙一整天，雖然很累，但她的心非常充實。

在因緣際會之下，從未受過專業新聞播報訓練的依婉成為賽德克族語主播。依婉回憶起第一次Live錄影時，許多朋友、族人、手足都在電視機前面為她加油打氣，但她緊張到無法調適，表情僵硬，冷汗直流，待節目一結束，她走下主播台，眼淚也跟著流下來，她哭得像個孩子，抱著先生說：「好恐怖，我不會，我不要做了。」身邊的人都感受到她背負的壓力，也以不同的方式鼓勵她繼續堅持。

兩百多位親族家人們，只要一聚在一起，就會開始舉辦「族語比賽」，談天過程中，一律純族語，不得說出包含日本語、國語等外來語言，輸的人就得接受懲罰，像是彈一下耳朵、一杯酒，或者一些零錢當做罰金。長輩、兄弟們更是在她錄影當天，隨時守在電話旁，等著她來求救；在她自責自己說得不夠好時，告訴她：「沒有人那麼厲



部落親友的支持，是依婉在主播台上最大的動力。



依婉始終謹記身為賽德克族人傳承語言的責任。

害，你已經很好了！坐好那個位置，我們都會支持你。」

而她的先生則是不錯過她每一次的播報，以大力讚美給予她勇氣；其它族語主播之間的互相鼓勵與支持，也為她帶來動力，鼓舞著她不能放棄，「我們是在為族人發聲，再困難也要堅持下去！」

依婉擔任族語主播還不到兩年，如今的她在大家的支持鼓勵下蛻變成，講得不好，她不再哭泣，反而是拎著小點心，回到熟悉溫暖的部落，向老人家請益，積極尋求答案，讓自己進步，「他們每個人都是一本書，是族人的資產，也是我的動力。」

「當主播，可以讓我們的語言傳承保留下去。」一年多前，依婉其實還沒準備好要坐上主播台，然而面對族語的逐漸消失，傳承的擔子讓她即使遇到困難也要往前衝！❖

賽德克族文化小辭典

skbeyax 為……努力；可增加力量

Kiya ka **skbeyax** nami ppuuyas isu han, ado su ini so yami ka dmoi parih klaali.

我們努力工作讓你讀書，是為了讓你以後不用像我們這樣天天拿著鋤頭。

這是賽德克長輩時常用來鼓勵孩子們努力讀書，闖出一番成就的話語，也懷抱著不想讓孩子未來像他們生活得那麼辛苦的夢想。

金鐘特輯

耀眼奪金 鐘響雲霄



文／陳俞廷 圖／原文會提供

不斷創新製作好節目的原視，今年以4個節目敲響第51屆金鐘獎：《吹過島嶼的歌》入圍教育文化節目獎與非戲劇類節目導播獎（劉應鐘）外，更榮獲教育文化節目主持人獎（阿洛·卡力亭·巴奇辣）；《跟著dapin去旅行》勇奪綜合節目獎；《vulayan圓夢舞台》與《'aledet美味阿樂樂滋》則分別入圍綜藝節目獎，以及非戲劇類節目導演獎（陳惠武）。

11歲的原視，今年坐擁6項入圍且2項獲獎的金鐘佳績，無論在節目類亦或是個人／技術類皆有斬獲，足見原視在節目製作上的堅持與努力。不同商業電視台的觀點，在原視服務的每位工作人員都有著一樣的企盼，那就是期待讓更多人看見原視的優質製作，也藉此讓觀眾對於原住民族文化的多元性，有著更為深刻的感受與理解。



吹過島嶼的歌 時代的歌，島嶼的故事

「吹過島嶼的歌」為臺灣首次以原住民族史觀為主軸的音樂節目，其以時代為經緯，結合歷史、文化等當代議題，讓音樂與歷史對話，看見臺灣這塊土地上的生命力。



「吹過島嶼的歌」以時間為脈絡爬梳原住民音樂歷史，主持人阿洛·卡力亭·巴奇辣榮獲本屆金鐘獎「教育文化節目主持人獎」。



身兼音樂人、節目製作人及主持人的阿洛·卡力亭·巴奇辣，她認為音樂對於原住民族而言有著多重意義，以音樂代替文字，吟唱出山林海洋的樣貌，傳達彼此的生命經驗與情感，扎實地展現屬於這塊土地的生命力。「吹過島嶼的歌」透過雋永動人的歌曲，敘述原住民族走過殖民歷史與外在環境變遷，並以原住民族史觀，娓娓道出臺灣島嶼豐厚的文化。

對於獲得「教育文化節目主持人獎」的榮耀，阿洛謙虛地表示，主持人在節目中是穿針引線的角色，她希望將這個獎獻給節目團隊，以及所有歷經歲月流轉，被殖民與壓迫的原住民創作音樂人，她真摯地說：「因為你們的歌讓我們看到我們的歷史，看到臺灣真正

源初的美好。」未來，「吹過島嶼的歌」將繼續帶領觀眾走遍島嶼與邊境，看見原住民音樂的版圖，吟唱出屬於這塊土地，來自山林海洋的美麗歌聲。



vulayan圓夢舞台 最棒的声音，值得最棒的舞台

「vulayan圓夢舞台」相較於目前線上常見的音樂選秀節目，少了戲劇化的競爭較勁，多了紀實性的支持鼓勵。節目以族語歌曲作為參賽形式，不限制參賽者為翻唱或創作，製作人洪榮良表示，他深深為原住民族文化而感動，因而堅持「族語」是原住民重新看審視自我認同、族群關係與文化內涵的最佳途徑，他相信音樂能突破語言藩籬，傳遞彼此的情感，而為最好的音樂作品提供最棒的展演舞台，則是身為製作人的他唯一的職責與堅持。

對於節目能夠入圍他充滿感謝，感謝的不僅是能夠代表原視提名及入圍，以及獲得是金鐘評審與節目觀眾的肯定，更多的是感謝有此機會建構一個得以讓原住民音樂創作者初試啼聲及創作發表的舞台，讓節目能夠承擔更多族語傳承的責任，傳遞文化流變的意義。在節目製作的過程中，洪榮良看見了原住民參賽者對於音樂的執著與夢想的堅持，他也以相同的態度持續打造新的製作型態，努力實踐節目最初的核心價值。



「跟著dapin去旅行」用足跡感受生活的細節、土地的情感，榮獲本屆金鐘獎「綜合節目獎」。



跟著dapin去旅行 旅行，看見土地的情感

「跟著dapin去旅行」的製作人莎韻韋浪以自己曾在紐西蘭打工換宿的生活經驗，逐步琢磨構思出節目企劃。每集乘載著四天三夜的旅程內容，跟隨著不同故事的職人，走進每個獨一無二部落，在旅人與部落的交流中，感受生活的細節、土地的情



「vulayan圓夢舞台」持續發掘來自這塊土地的原住民好声音。



感。莎韻認為，自真實感受到的生活細節，才能看見族群差異，進而真正理解彼此的文化，雖然製作節目需要克服許多困難，例如：外景節目深受天候影響、長時間且大規模的田野調查、媒合旅人與部落等等問題，但這些辛苦皆不及鏡頭捕捉到旅人與部落彼此因為交流，而展現真實情感的剎那感動。

香草料理師藍偉華，一生從未離開臺北，生命中首度出走卻走進南方高雄那瑪夏鄉最深遠的部落。藉由香草與部落女人的生活經驗交疊，重新認識人與土地的關係，再次反芻生存與生活的意義，在彼此的生命裡留下「dapin（賽德克語，足跡之意）」，便是莎韻韋浪的製作初衷。

莎韻韋浪將獲綜合節目獎的榮耀歸功於整個製作團隊，克服許多困難，使節目能堅持只排定重點行程，讓旅程中人、事、物自由發展，以展現最真實的情感。她也相當感謝每位被拍攝者，以及所有願意愛自己土地且為了理想而努力付出的人，透過他們彼此的互動與交流，不僅和他人溝通更是與自己對話，進而清楚看見面對陌生文化時應有的包容、謙卑與尊重。



'aledet美味阿樂樂滋 打進心裡的傳統滋味

'aledet（阿美族語，意即打到心裡的味道）就像身兼節目主持人的巧手大廚陳耀忠，信手捻來皆是對於食材原味的知識與傳統味道的記憶。從土地到餐桌，可見原住民族文化產業與部落發展其來有自，「友善土地」不僅是原住民族生存的智慧，更是代表身為原住民傳承文化歷史的責任。「'aledet美味阿樂樂滋」透過陳耀忠走訪並以美味食材串連各原住民部落，身體力行探尋叩問更多可能。

身為漢人的導演陳惠武，用鏡頭記錄下原住民族開放接納的態度，與因應生存環境而變動的生活智慧，秉持著將資源及話語權還回部落的想法，反轉一般大眾對於原住民族理所當然的認識及理解，以部落為中心且由住民陳述，製作團隊謹慎拿捏鏡頭前後兩者的權力關係，期待藉此讓部落能見度更高，是陳惠武的期待也是製作團隊的企盼，希望在時代洪流下逐漸消逝的原住民族文化，仍能讓閱聽人看見如斯的傳統精神與價值。❖



「'aledet阿樂樂滋」跟著陳耀忠走進部落，用美味食材串聯起人與部落、土地的情感。

天 神 的 禮 物 太 陽 的 米

katepa'ay紅糯米



文／高穗坪 圖／媽Mami呀！節目提供

花蓮縣光復鄉阿美族太巴塢部落，每年7月初左右，會收穫一種特殊的作物——katepa'ay紅糯米。紅糯米是花蓮縣阿美族的特有米種，富含大量的鐵、維生素和膳食纖維，能夠補充血色素和預防貧血、夜盲症，早期阿美族婦女坐月子時，會以其作為主食，因此又稱為「坐月子米」。除了產量稀少、營養價值豐富以外，Katepa'ay紅糯米對於阿美族人來說，更是一項神聖而珍貴的「天神的禮物」。

太陽神賜給阿美族人的米

Katepa'ay在阿美族語中，意為「找到的米」。相傳阿美族的祖先Doci、Lalakan是一對兄妹，在大洪水時乘著木臼漂流至Cilangasan山頂，二人長大後結為夫妻，但第一胎卻生下了蛇，使兩夫妻傷心不已。

太陽神Ina聽到夫婦二人哭泣的聲音後，送來了一個竹筒，裡面裝有Katepa'ay紅糯米的種子、芒草以及箭竹，Katepa'ay紅糯米是糧食，芒草和箭竹用來蓋屋、製作器具。夫妻倆吃下Katepa'ay紅糯米後，終於生下人類的孩子，遂成為阿美族的祖先。而katepa'ay紅糯米也被阿美族人視為天神所恩賜的神聖禮物。

由於太陽神Ina要祖先以此祭拜，也因為katepa'ay紅糯米需要充足的陽光，才能健康的成長，因此又被稱為「太陽的米」。每年1至7月，在採收紅糯米時，太巴塢部落都會舉辦採收祭典，用紅糯米穗、檳榔及小米酒作為祭品，透過神聖的儀式祈求作物豐收和部



1 | 2 | 3

圖1至3：對於太巴塢族人而言，katepa'ay紅糯米不僅是糧食作物，更象徵著天神賜與族人的珍貴食物。

落子民的平安；在採收時，也會挑選顆粒最為飽滿圓潤、最為纖長的稻穀做為來年播種用的種子。將採收下來的稻穗綁成一束束倒掛、晾曬後，婦女們會用木杵敲打脫穗，並將米粒放入木桶中，加水蒸煮成晶瑩剔透、香氣四溢的hak hak手抓飯。

傳統的吃法是以手抓取適量飯粒，將其捏握成適口的大小，並放上鹹豬肉片一起入口；有別於一般糯米的黏糯軟綿，粒粒分明的katepa'ay紅糯米Q彈有嚼勁的口感伴隨者特殊香氣，與鹹香的豬肉片搭配清爽不油膩，實為一絕。或將紅糯米飯搗成軟Q彈牙的麻糬，是早期部落招待貴客的佳餚。katepa'ay紅糯米產量稀少，平時難得享用，只有婚喪喜慶或是宴客時才會食用，由於蒸煮時香氣十里，部落中人皆知煮食者有重要賓客到訪，故katepa'ay紅糯米又被稱為「不能偷煮的米」。

先人代代相傳的智慧

在太巴塢部落中，Katepa'ay紅糯米不只是補充體力的營養來源，也是招待親友的宴客佳餚，更是各大祭儀如：收割、除草、豐年祭等慶典的重要祭品。阿美族人認為，若能在豐年祭的最後一天從長老的手中得到一杯紅糯米酒，是一項莫大的殊榮，代表著對自己一年來辛勞的肯定。對於太巴塢阿美族人來說，katepa'ay紅糯米除了慶祝的意涵外，也代表先人代代傳承的智慧，以及對食材和文化的敬畏與尊重，是族人們最引以為傲的「天神的禮物」。



紅糯米麻油雞

主廚食材

katepa'ay 2杯、麻油3大匙、老薑2兩、糖適量、鹽適量、米酒1瓶、雞腿1隻、紅棗10粒、毛豆（熟）2兩、大蒜3粒

料理步驟

1. 鍋中倒入麻油後先將薑片及大蒜爆香，放入雞肉炒至半熟後再放入米酒煮滾。
2. 米酒煮沸後加入紅棗、水、鹽、糖，轉至小火悶煮10分鐘。
3. 最後將煮好的katepa'ay飯倒入麻油雞鍋中拌勻，再加入毛豆即可。



Ps: katepa'ay不能煮太軟，略偏硬的口感拌入雞汁中較易入味。

山豬肉紅粟米堡

主廚食材

katepa'ay、豬五花肉、牛蕃茄、西生菜、小黃瓜、桂圓肉、馬告、鹽、米酒、黃芥末、美乃滋

料理步驟

1. 將katepa'ay用清水浸泡2小時，濾掉水份放入電鍋，加入桂圓肉再倒入等量的水蒸熟，捏成扁圓型入鍋煎至雙面酥脆。
2. 豬五花肉以馬告、鹽、米酒醃製入味後入鍋煎熟，取出切片。
3. 將豬肉片、牛蕃茄、西生菜、小黃瓜疊放至煎熟的katepa'ay中，以黃芥末、美乃滋調味即可。



原視節目表

(2016/12/01~2017/01/31)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週日
00:00	LiMA新聞世界	媽!Mami呀!			Malu Su好健康診所 (至12/30)	部落百工相	vuvu您很會!
00:30					媽!Mami呀!(1/5起)	vuvu您很會!	部落百工相
01:00	O'rip慢生活	2016-2017族語晚間新聞					MASALELE藝術地圖 (至12/4) spi,向前走(12/11)
01:30							vuvu您很會!
02:00	吹過島嶼的歌 (至12/26)	BO!什麼事		Malalicay輕鬆爆		跟著dapin去旅行	Malu Su好健康診所
02:30	vulayan圓夢舞台 (1/2起)						
03:00	文學地圖	吹過島嶼的歌 (至12/27) vulayan圓夢舞台 (1/3起)	部落百工相	O'rip慢生活	'aledet美味阿樂樂滋	文學地圖	部落百工相
03:30	MASALELE藝術地圖		spi'向前走			vuvu您很會!	spi'向前走
04:00	青年TuPa	跟著dapin 去旅行	文學地圖	吹過島嶼的歌 (至12/29) vulayan圓夢舞台 (1/5起)	東海岸之聲	2016-2017 族語午間新聞	2016-2017 族語晚間新聞
04:30			MASALELE藝術地圖				
05:00	Malu Su 好健康診所	媽!Mami呀!			Malu Su好健康診所 (至12/30) 媽!Mami呀! (1/6起)	2016-2017 族語晚間新聞	
05:30							
06:00	2016-2017族語晚間新聞					2016-2017族語午間新聞	
06:30							
07:00	kivangavangi 趣玩玩(至1/2) KUSOFUN! FUN!FUN!(1/9起)	wawasenai DoReMi			wawasenai DoReMi (至12/30) 超級法律王 (1/6起)	2016-2017 族語午間新聞	2016-2017 族語晚間新聞
07:30	wawasenai DoReMi (至1/2) KUSOFUN! FUN!FUN! (1/9起)	族語故事書			族語故事書(至12/30) 超級法律王(1/6起)		
07:45							
08:00	LiMA新聞世界	部落大小聲	Malu Su 好健康診所	vuvu您很會!	東海岸之聲	2016-2017 族語午間新聞	2016-2017 族語晚間新聞
08:30			kivangavangi 趣玩玩				
09:00	16影展	wawasenai DoReMi	MASALELE 藝術地圖	'aledet 美味阿樂樂滋	跟著dapin 去旅行	2016-2017 族語午間新聞	2016-2017 族語晚間新聞
09:30			族語故事書				
09:45							
10:00	部落百工相	LiMA幫幫忙	文學地圖	O'rip慢生活	媽Mami呀!第二季 (至12/2) BO什麼事! (12/9起)	媽Mami呀!第二季 (至12/3) BO什麼事! (12/10起)	Malu Su 好健康診所
10:30	vuvu您很會!		vuvu您很會!				
11:00	2016-2017族語午間新聞						
11:30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週日			
12:00	2016-2017午間新聞									2016-2017午間新聞					
12:30										原視劇坊				部落大小聲	
13:00															
13:30	'aledet 美味阿樂樂滋	媽!Mami呀!第二季				Malu Su好健康診所 (至12/30) 媽!Mami呀!第二季 (1/6起)	vuvu您很會!		部落大小聲						
13:45															
14:00	LiMA新聞世界	部落百工相	吹過島嶼的歌 (至12/28) vulayan圓夢舞台 (1/4起)	Malu Su 好健康診所		東海岸之聲(隔周) 青年TuPa		部落百工相		LiMA新聞世界					
14:30		MASALELE藝術地圖						米高級公寓							
15:00	LiMA幫幫忙	Malu Su 好健康診所	米高級公寓	ari ari 一起回家吧		部落百工相		吹過島嶼的歌 (至12/31) vulayan圓夢舞台 (1/7起)		族語故事書					
15:30			部落百工相			vuvu您很會!									
16:00	2016-2017族語午間新聞														
17:00	族語故事書				族語故事書 (至12/29) 超級法律王 (1/5起)		族與故事書 (至12/30) KUSOFUNFUNFUN (1/6起)		LiMA新聞世界		東海岸之聲				
17:30					wawasenai DoReMi (至12/29) 超級法律王 (1/5起)		kivangavangi趣玩玩 (至12/30) KUSOFUNFUNFUN (1/6起)								
17:45															
18:00	2016-2017族語晚間新聞														
18:30															
19:00	2016-2017晚間新聞									2016-2017晚間新聞					
19:30										部落大小聲			吹過島嶼的歌 (至12/25) vulayan圓夢舞台 (1/1起)		
20:00	媽!Mami呀!第二季 聚節再玩High新年(1/30)		媽!Mami呀! 第二季 第23屆關懷杯 選手大會 (12/21)		vuvu您很會! 聚節再玩High新年 (1/27)										
20:30					部落百工相 聚節再玩High新年 (1/27)										
21:00	16影展	吹過島嶼的歌 (至12/27) vulayan圓夢舞台 (1/3起)		LiMA幫幫忙		東海岸之聲		LiMA新聞世界		原視劇坊 斜坡上的音樂祭- 沿山線經典歌手 音樂會(12/31) 聚節再玩High新年 (1/28)		原視劇坊 斜坡上的音樂祭- la!斜坡搖滾 (1/8) 聚節再玩High新年 (1/28)			
21:30															
22:00	BO什麼事!	米高級公寓		吹過島嶼的歌 (至12/28) vulayan圓夢舞台 (1/4起)		青年TuPa		媽Mami呀! (至12/2) BO什麼事! (12/9起)		吹過島嶼的歌 斜坡上的音樂祭- 沿山線經典歌手 音樂會(12/31) vulayan圓夢舞台 (1/7起)		BO什麼事! 斜坡上的音樂祭- la!斜坡搖滾 (1/8)			
22:30		vuvu您很會!													
23:00	2016-2017晚間新聞									2016-2017晚間新聞					
23:30										文學地圖		部落百工相			

*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保有節目異動權利，當週詳細節目表，請上官網查詢。



vuvu 您很會

12/7起，每周三上午10:30播出



主持人
Sakinu 呂約翰

全新第二季「Vuvu您很會」節目
走遍台灣部落，尋找身懷絕技的vuvu。
透過鏡頭記錄vuvu們「很會」的文化技藝和智慧。



Sponsorship

電視節目贊助

分享文化的溫度

我們需要您的支持和鼓勵，持續揮灑這份小而美的力量，來匯集更多人的熱情與使命，共同為台灣這塊土地，綻放出多采的文化面貌！



贊助辦法



原文會節目贊助



洽詢電話：02-27881600 ext 9

贊助查詢



贊助說明

1. 可選擇贊助「特定節目之製作經費」或「節目時段之播出費」。
2. 以現金贊助為主，若實物或勞務贊助者，則折算市價後，視同金錢之贊助。

回饋方式

1. 節目播送結束時播出贊助聲明。(註明贊助者名稱、識別標誌或感謝文字)
2. 贊助逾10萬元，加贈《原視界雙月刊》廣告1頁。(每20萬元再贈1頁，每月最多2頁為限)

廣告

郵政劃撥存款收據 注意事項

- 一、本收據請妥為保管，以便日後查考。
- 二、如欲查詢存款入帳詳情時，請檢附本收據及已填妥之查詢函向任一郵局辦理。
- 三、本收據各項金額、數字係機器印製，如非機器列印或經塗改或無收款郵局收訖章者無效。

請寄款人注意

- 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地址各欄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抵付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天存入。
- 二、本存款單金額之幣別為新臺幣，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臺幣十五元以上，且限填至元位為止。
- 三、倘金額塗改時請更換存款單重新填寫。
- 四、本存款單不得黏貼或附寄任何文件。
- 五、本存款金額業經電腦登帳後，不得申請撤回。
- 六、本存款單備供電腦影像處理，請以正楷工整書寫並請勿摺疊。帳戶如需自印存款單，各欄文字及規格必須與本單完全相符；如有不符，各局應婉請寄款人更換郵局印製之存款單填寫，以利處理。
- 七、本存款單帳號與金額欄請以阿拉伯數字書寫。
- 八、帳戶本人在「付款局」所在直轄市或縣（市）以外之行政區域存款，需由帳戶內扣收手續費。
- 九、所託收之票據於運送途中，若發生票據被盜、遺失或滅失時，同意授權由郵局或付款行代理本人辦理掛失止付及聲請公示催告、除權判決等事宜。

交易代號：0501、0502現金存款 0503票據存款 2212劃撥票據託收
本聯由儲匯處存查、保管五年。

信用卡捐款

線上捐款：
<https://donation.ipcf.org.tw>



郵政劃撥

郵政劃撥

戶名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帳戶 50135113



銀行匯款

戶名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帳戶 2360 0122 4871
銀行 臺灣銀行武昌分行

現金捐款

親送或現金袋郵寄本會：
1157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
120號5樓

支票捐款

親送或掛號郵寄
本會：
11573 台北市南港區
重陽路120號5樓



ATM轉帳

戶名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帳戶 2360 0122 4871
銀行 臺灣銀行武昌分行



- 提醒事項：
- 轉帳或匯款後，請務必以電話或電子信箱方式將您的姓名、地址、電話提供本會，或直接前往本會捐款網站 <https://donation.ipcf.org.tw> 線上填寫捐款人資料。以俾本會寄發捐款收據與捐款贈品。
 - 每筆捐款交易都有一定須負擔的手續費用（本會受贈最低額度為100元），建議您可累積一定金額後再一次進行樂捐。
 - 本會只蒐集您在自主意願下於線上填寫或回傳提供之個人資料（如捐款人之姓名、地址、電話、電子郵件、身分證字號、出生年月日等），目的是為提供更佳的捐款服務，及業務相關之捐助和活動資訊。相關資料使用皆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妥善保護您的個人資料。
 - 依法，您可隨時向本會行使個資權利，以查詢、補充、更正、處理及刪除您的留下的個人資料或聯絡方式。您可以來電或來信與我們聯繫，我們將由專人進一步為您服務。提醒您，若您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或選擇停止、刪除已提供之個人資料時，將可能對您在捐款收據開立/寄送、捐款徵信查詢、捐款贈品...等捐款人基本權益上產生影響。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款帳號	金額	億	仟萬	佰萬	拾萬	萬	仟	佰	拾	元
50135113	阿拉伯數字									

通訊欄(限與本次存款有關事項)

您的EMAIL:

開立收據方式：

- ☐ 不需寄發
☐ 每次扣款後寄送
☐ 年度開立

捐款徵信：以捐款芳名錄方式公開捐款姓名、金額於本會捐款網站及年報

- ☐ 我同意
☐ 我同意以_____之姓名公開
☐ 不同意

收款戶名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寄款人 ☐ 他人存款 ☐ 本戶存款

姓名	主管：
地	
址	
電話	經辦局收款戳

◎寄款人請注意背面說明
◎本收據由電腦印錄請勿填寫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收款帳號戶名

存款金額

電腦紀錄

☎ 捐款專線
(02)2788-1600#206、209

✉ 客服信箱
ipcfservice@mail.ipcf.org.tw

虛線內備供機器印錄用請勿填寫

經辦局收款戳



2017



Taiwan

誠心栽種的食材，沿著日子展開萬物的風味，
精攬的十二道原味佳餚，妝點了季節裡的生活風景，
人文的溫度伴隨日常，分享了文化，也溫潤了人們的情感！

捐500元

送

2017年曆



單筆滿2000元



2017年曆 + wawa貼紙組



► 年曆使用示意圖





ISSN 2313-111-X



9 772313 111001

